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情史類略 第二十一卷 情妖類

人妖

潘姬

三原縣南有店，曰張大夫店。貞元末，彭城劉頗自涇北入城，止於店，見一媪年可六□許，衣黃綢大裘，烏幘，跨門而坐，與左衛官李士廣語。問廣何官，廣具答之，媪曰：「此四衛耳，大好官！」廣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媪曰：「吾姓孟，年二□六嫁張翥為妻，翥為人多力善騎射，郭汾陽之總朔方，翥為汾陽所任，常在左右。翥死，汾陽傷之。吾貌酷類翥，遂偽衣丈夫衣冠，投名為翥弟請事。汾陽大喜，令替闕，如此又寡居□五年。自汾陽之薨，吾已年七□二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。忽思羈獨，遂嫁此店潘老為婦。後誕二子，曰滔，曰渠。滔年五□有四，渠年五□二矣。」計此媪蓋百餘歲人也。

武嬰婦而帝，老而淫，亦人妖也，已人情穢類矣。吁，嬰之雄略，百倍男子，乃至求僅為妖而不可得！夫妖猶未穢也乎！

以下異域

焦土婦人

泉州僧本稱，言其表兄為海賈，欲往。三佛齊法：「當南行二日而東，否則值焦土，船必糜碎。」此人行時，遇風迅，船駛既二日半，意其當轉而東，即回舵，然已無及，遂落焦土，一舟盡溺。此人獨得一木，浮水三日，漂至一島畔，度其必死。舍水登岸，行數□步，得一小徑，路甚光潔，若常有人行者。久之，有婦人至，舉體無片縷，言語啾啾不可解。見外人甚喜，攜手歸石室中。至夜與共寢，天明舉大石窻其外。婦人獨出，至日晡將歸，必齎異果至，味珍甚，皆世所無者。留稍久，始由自便。如是七八年，生三子。一月，縱步至海際，適有舟抵岸，亦泉人以風誤至者，乃舊相識，急登之。婦人奔走，號呼戀戀，度不可回，即歸取三子，對此人裂殺之。其島甚大，然但此一婦人耳。一島只此一婦人，世間果有獨民國乎？留三子，用胡法可傳種成部落，裂殺何為？

海王三

山陽有海王三者，始其父賈於泉南。航巨浸，為風濤敗舟，同載數□人已溺，王得一板自託，任其簸蕩到一島嶼旁。遂涉岸，行山間。幽花異木，珍禽怪獸，多中土所未識。而風氣和柔，不類絲矯所至，空曠更無居人。王憩於大木下，莫知所屈。忽見一女子至，問曰：「汝是甚處人？如何到此？」王以「舟行遭溺」告。女曰：「然則隨我去。」女容貌頗秀美，髮長委地，不梳掠，語言可通曉，舉體無絲縷，樸樸蔽形。王不能測其為人耶？為異物耶？默念：「業墮他境，一身無歸，亦將畢命豺虎，死可立待，不若姑就之。」乃從而下山，抵一洞，深杳潔邃，晃耀常如正晝。蓋其所處，但不設庖爨。女留與同居，朝夕飼以果實，戒使勿妄出。王雖無衣食可換，幸其地不甚覺寒暑。度歲餘，生一子。迨及周晷，女採果未還。王信步往水涯，適有客舟避風於岸嶼，認其人，皆舊識也。急入洞，抱兒至，逕登舟。女繼來，度不可及，呼王姓名罵之，極口悲啼，仆地，氣幾絕。王從篷底舉手謝之，亦為掩啼。此舟已張帆，乃得歸楚。兒既長，楚人目為海王三。紹興間猶存。

野叉

汝州村人女

汝州傍縣，有村人失女數歲。忽自歸，言：初被物寐中牽去，條至一處，及明，乃在古塔中。見美丈夫語曰：「我天人分合得汝為妻，自有年限，勿生疑懼。」且戒其不窺外也。日兩返，下取食，有時炙餌猶熱。經年，女伺其去，竊窺之，見其騰空如飛，火髮藍膚，磔磔耳如驢焉。至地，乃復人矣。驚怖汗浹。其物返，覺曰：「爾固窺我，我實野叉，與爾有緣，終不害汝。」女素慧，謝曰：「既為君妻，豈有惡乎？君既靈異，何不居人間，使我時見父母？」其物言：「我輩罪業，或與人雜處，則疫癘作。今形跡已露，任爾蹤觀，不久送爾歸也。」其塔去人居止甚近，女常下視，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，至地，方與人混。或有白衣塵中者，其物斂手側避，或見撮其頭、唾其面者，行人悉皆不見。及歸，女問之：「何見君街中有敬之者、有戲之者，何也？」物笑曰：「世有吃牛肉者，予得而欺之，或遇忠直孝養、釋道守戒律法籙者，吾誤犯之，當為天戮。」又經年，忽悲泣語女：「緣法已盡，候風雨，當送歸。」授一青石，大如雞卵，言：「至家，可磨此服之，能下毒氣。」後一夕，風雷，其物遽持女曰：「可去矣。」如釋氏言，屈伸臂，頃已至其家，墮之庭中。其母因磨石飲之，下物如青泥斗許。出段成式《諾臯記》。

以下獸屬

馬化

蜀中西南，高山之上，有物與猴相類。長七尺，能作人行，善走，逐人。名曰猴國，亦名馬化，或曰獼猴。伺道行婦女，有美者輒盜取將去，人不得知。若有行人經過其傍，皆以長繩相引，猶故不免。此物能別男女氣臭，故取女，男不取也。若取得人女，則家為室；其無子者，終身不得還。□年之後，形皆類之，意亦迷惑，不復思歸；若有子者，輒抱送還其家。產子皆如人形，有不養者，其母輒死。故懼怕之，無敢不養。及長，與人不少異。皆以楊為姓。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，率皆是猴國馬化之子孫也。出《搜神記》。

猩猩

金陵商客富小二，泛海至大洋，遇暴風舟溺，富生漂蕩抵岸。行數□步，滿目皆山巒，全無居室。饑困之甚，忽值一林桃李，累累果食，採食之。俄有披髮而人形者，接踵而至，遍身生毛，略以木葉自蔽。逢人皆喜挾以歸，言語極啾啾，微可曉解。每日只咬生界。環島百千穴，悉一種類。雖在巖谷，亦秩秩有倫，各為匹偶，不相雜揉。眾共擇一少艾女子以配富。旋生一男。富聞諸船上者，人知為猩猩國。生兒全省父，俱微有長毫如毛。時慮富竄伏，才出，輒運巨石窻其竇；或倩他人守視。既誕此男，乃聽其自如。凡三歲，因攜男獨縱步，望林杪高桅趨而下，得客舟，求附行。許之，即抱男以登。無來追者，遂得歸。男既長大，父啟茶肆於市，使之主持。賦性極馴。傍人目之為猩猩八郎。

狸精

貴州市民李□六，開茶肆於觀風橋下。淳熙八年春夜，已局戶，其僕崔三未寢，聞外人扣門。問：「為誰？」曰：「我也。」崔意為主人，急啟關，乃一少年女子，容質甚美。駭曰：「娘子何自來？此是李家茶店耳，豈非錯認乎？」曰：「我只是左側孫家新婦，因取怒阿姑，被逐出，終夜無所歸，願寄一宵。」崔曰：「我傭受人，安敢自擅？」女以死哀請，立不肯去。崔不得已，引至西傍一隅，授以席，使之寢。久之，起就崔榻，密語曰：「我不慣孤眠，汝有意否？」崔喜出望外，即留共宿，雞鳴而去。繼此時時一來。崔以人奴獲好婦，愜適所願，不復詢究本末。一夕，女曰：「汝月得僱值，不過千錢，當不足給用。」袖出官券□千與之。其後屢致薄助，崔又益喜。兄崔二者，素習弋獵，常出遊他州，忽詣弟處相問訊。寄寓旬餘，女杳不至。崔思戀篤切，始見

夢寢。乃吐情實告兄。兄曰：「此地多鬼魅，慮害汝命，速為之圖。」崔曰：「弟與之相從半年，且賴渠拯恤，義均仇儷，難誣以鬼也。」兄曰：「然則知我至則絕跡，何耶？」崔曰：「正以兄弟妨嫌，於禮不可。」兄曰：「彼每至，從何處出入？」曰：「入自外門，由樓梯而下。」兄是晚捨去，取獵具，卷網數枚，散佈之。抵暮，伏於隱所。三更後，戛然有聲，急篝火照視，得一斑狸，長三尺，死焉。兄曰：「是物蓋惑吾弟者也。」剝其皮而烹其肉。崔慘懼淒淚，不能勝情。異日獨處室中，覺異香馥，前女已立燈下，大罵曰：「我與汝恩義如此，又數濟汝窘乏，何為輕信狂兄之言？幸我是時未離家，僅殺我一婢，壞衫子一領而已。」崔遜謝。女笑曰：「固知非汝所為，吾不恨汝。」遂駐留如初。至今猶在。

白面狐狸

隆興府樵舍鎮富人周生，頗能捐貲財以歌酒自娛。紹興四年六月，有老父經過，自言是王七公，挾一女曰千一姐，來展謁。女容色美麗，善琴棋大字，畫梅竹。命之歌詞，妙合音律。周悅其色藝，語老者云：「我自育妻室，能降意為側室乎？」對曰：「女子年二□二歲，更無他眷屬，如君家欲得備使令，老身之幸也！」周謝其聽許，議酬以官券千緡。老父曰：「本不較此，但得吾女有所歸，足矣！」呼牙儷立契，即留女而受券去，明日告別。女為妾。逾五年，八月，有行客如道人狀，過門言：「是家有怪氣，吾當除之。」闖入以告，周遽出，遺以百錢，不受；與之酒，亦不飲。問曰：「君家有若干人口？無論老少男女，盡教來前，為相何人合貴。」周一門二□七口，悉至廳上。道人熟視此女，掐訣吹氣，喝曰：「速降！」俄雷火從袖出，霹靂震響，煙氣蔽面，頃之豁然。千一姐化為白面狐狸，已仆地而隕。道人不見矣。

猿精（凡二條）

梁大同末，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，至桂林，破李師古；陳徹。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，悉平諸洞，深入險阻。紇妻纖白甚美。其部人曰：「將軍何為挈麗人經此地？有人善竊少女，而美者尤所難免，宜謹護之。」紇甚疑懼，夜勒兵環其廬，匿婦密室中，謹閉甚固，而以女奴□餘伺守之。是夕，陰雨晦黑。至五更，寂然無聞。守者怠而假寐，忽若有物驚寤者，即已失妻矣。門扃如故，莫知所出。出門，山險咫尺，迷悶不可尋。遂迨明，絕無其蹤。紇大憤痛，誓不徒還。因辭疾，駐其軍，日往四週，即深凌險以索之。既逾月，忽於百里之外叢筱上得其妻繡履一隻，雖雨浸濡，猶可辨識。紇尤淒悼，求之益堅。選壯士三□人，持兵負糧，巖棲野食。又旬餘，遠所舍約二百里，南望一山蔥秀，過山，至其下，有深溪環之。乃編木以渡。絕巖翠竹之間，時見紅綵，聞笑語音。捫蘿引縵而涉其上，則嘉樹列植，間以名花。其下綠蕪豐軟如毯，清回杳然。殊境有東向石門，婦人數□，被服鮮澤，嬉游歌笑，出入其中，見人皆謾視遲立。至則問曰：「何因來此？」紇具以對。相視歡曰：「賢妻至此月餘矣，今病在牀，宜遣視之。」人其門，以木為扉，中寬闊若堂者三四。壁設牀，悉施錦薦。其妻臥石榻上，重茵累席，珍食盈前。紇就視之，回眸一睇，即疾揮手令去。諸婦人曰：「我等與公之妻，比來久者□年。此神物所居，力能殺人，雖百夫操兵，不能制也。幸其未返，宜速避之。但求美酒兩斛，食犬□頭。麻數□斤，當相與謀殺之。其來必以正午後，慎勿太早。」以□日為期，因促之去。

紇亦遽退，遂求醇醪與麻犬，如期而往。婦人曰：「彼好酒，往往致醉，醉必聘力；俾我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，一踴皆斷；嘗綯三幅，則力盡不解。今麻隱帛中，斷之度不能矣。遍體皆如鐵，唯臍下數寸，嘗護蔽之，此必不能禦兵刃。」指其旁一巖曰：「此其食廩，當隱於是。靜而伺之，酒置花下，犬散林中。待吾計成，招之即出。」如其言，屏氣以伺。

日晡，有物如匹練，自他山下透至若飛，逕入洞中。少選，有美丈夫，長六尺餘，白衣曳杖，擁諸婦人而出。見犬驚視，騰身執之，披裂吮咀，食之至飽。婦人競以玉杯進酒，諧笑甚歡。既飲數斗，則扶之而去。又聞嬉笑之音。良久，婦人出招之，乃持兵而入，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，頭顧人蹙縮，求脫不得，目光如電。競兵之，如中鐵石。刺其臍下，即飲刃，血射如注，乃大數訖曰：「此天殺我，豈爾之能！然爾婦已孕，勿殺其子，將逢聖帝，必大其宗。」言絕乃死。搜其藏，寶器豐積，珍羞盈品，羅列几枕。凡人世所珍，靡不充備。名香數斛，寶劍一雙。婦人三□輩，皆絕色，久者至□年。云：「色衰必被提去，莫知所置。又捕採唯止其身，更無黨類。且盥洗著帽，加白袷被，表羅衣，不知寒暑。遍身白毛，長數寸。所居常讀木簡，字若符篆，了不可識，已則置石磴下。晴晝或舞雙劍，環身電飛，光圓若月。其飲食無常，喜啖果栗，尤嗜犬，咀而飲其血。日始逾午，即飄然而逝。半晝往返數千里，及晚必歸，此其常也。所須無不立得。夜就諸牀鬪戲，一夕皆周，未嘗寐。然其狀即猥獮類也。今歲木落之初，忽愴然曰：『吾為山神所訴，將得死罪，亦求護之於眾靈，庶幾可免。』前此月生魄，石磴火焚其簡書，悵然自失曰：『吾已千歲而無子，今有子，死期至矣。』因顧諸女，泛瀾者久之，且曰：『此山峻絕，未嘗有人至者。非天假之，何邪？』」紇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皆以歸，猶有知其家者。紇妻周歲生一子，厥狀尚焉。後紇為陳武帝所誅。素與江惣善；愛其聰寤絕人，常留養之，故免於難。及長，果文學善書，知名於時。

紇子歐陽詢面似猴，長孫無忌嘲之曰：「誰於麟閣上，書此一獼猴？」同時因戲作此傳以實之。非實錄也。

又，《大唐奇事》云：長安有貧僧買一小猿，會人言，堪驅使。虢國夫人欲之，問其由。僧曰：「本住西蜀，居山二□餘年。偶群猿過，遺此小猿，憐而養之。才半載，識人意，會人言語指顧，實不異一弟子。今至成都，資用乏絕，故鬻之。」夫人償以綵帛，僧謝而去。此猿旦夕在婦人側，甚憐愛之。他日，貴妃遺夫人芝草，小猿捧玩良久，倒地化為一小兒，狀形端妍，可□四五。夫人怪而問之。小兒曰：「本姓袁，隨父入蜀山採藥，居林下三年。父嘗以藥苗啖我，忽一日，不覺變身為猿。父懼，棄我去，幸此僧收養，得至夫人宅中。口雖不能言，心中之事，略不遺忘。每至深夜，唯自泣下。今不期還復人身也。」夫人奇之，遂衣以錦衣，使侍從常秘密。二年，容貌轉美。夫人恐人見奪，因不令出，安於別室，以一婢供飼藥食，從所嗜也。一日，小兒與此婢皆化為猿。懼而射殺之，其小兒乃木人耳。

猿化小兒，與《瀟湘記》所載馬化女子事同。益州刺史張某者，有駿馬，甚寶惜之，每令二人曉夕專飼。忽一日，化為一婦人，美麗奇絕，立於廄中。左右遽白，張親至察視。婦人前拜言曰：「妾本家燕中，因癖好駿馬，每睹之，必歡美其俊逸。如此數年，忽自醉倒，俄化為馬，遂奔躍出門，隨意南走，將□里，被人收取，入於君廄；今偶自追恨，淚下入地，地神上奏於帝，遂有命再還舊身。追思往事，如夢覺耳。」張大驚異，安存于家。經數載。婦人忽堅求還鄉，張公尚未允，婦人號泣，仰天自撲，忽復化為馬，奔突而出，不知所之。

猴精

天台市吳醫有女，年及笄，方擇婿，忽於中庭見故嫂，恍惚間忘其死，與敘間闊。嫂曰：「當春光澹蕩，鶯花可人，景物如此，姑獨無念乎？」女不答。又曰：「必待媒妁之言，不過得一書生，或一小吏，或富室，或豪子，如是極矣。有侯將軍者，富貴名族，仕御馬院，蒙天子眷寵，得大官，風態標度，魁梧異常，姑如有意，當為平章耳。」女曰：「惟父母命，我安得專？」嫂曰：「汝謂之可，即可，何待二親。」言畢而沒。

女自是精爽迷罔，頓如癡人，正晝昏睡，暮則華妝豔飾，伺夜若有所之。殆一年許，形質枯悴，其家莫測。巫師禳解，萬端不效。忽語曰：「我將軍明日當至，宜延接；不然，將降大禍。」父母不敢拒，強為設盛饌，呼倡樂，羅陳於堂。

至期，聞外傳呼甚雄，已而高牙大纛，騶從戈戟，絳燭前列，後騎歌吹，軒蓋陸續而來。□餘輩衣巾各殊，或被戎服，或絳綃而冠，或赭黃而帽，大抵皆美丈夫也。吳叟拜之，皆答拜。揖遜就席，觴行酬勸，謔浪盡歡。竟酒，與吳同載而出。繼此時一來，吳氏不勝其擾。

郡人言：「此地有寧先生，道法通神。盍往告。」吳即日持牒往告。寧書符籙使置門首，妖見之曰：「吾非鬼，何畏此哉。」笑而出。寧聞之大怒，亟訪吳，建壇置獄，皆見騰龍驟虎，神物亂雜，環繞其居。妖正在女室，頗窘懼，呼卒索馬，欲趨小樓而上，既出復入者數四。明日，寧語吳氏曰：「但見物如飛鳥者，急擊勿失。」吳伏壯僕，持挺候門。夜有黃雀入，急擊之，應手化為鶯；再擊之，已如鷹；少選，大如車輪，見者怖走。寧敕神將擒撲，始仆地死，乃巨猴也，兩翅如蝙蝠。凡三夕，獲三物，其一

首若熊。後晝地為平，命力士搜捕妖黨，得狐狸，蛇虺，木石，鳥獸之屬不可計，皆輦致鐵臼內杵碎之。詰其嫂導誘之狀，即引伏，以親故不治。焚猴屍，揚灰江上，竄其魄於海陬，女遂如初。

狐精（凡六條）

唐兗州李參軍，拜職赴上。途次新鄭逆旅，遇老人讀漢書，李固與交言，便及姻事。老人問：「先婚何家？」李辭未婚。老人曰：「君，名家子，當選婚好。今聞陶貞益為彼州都督，若逼以女妻君，君何以辭之？陶李為婚，深駭物聽。僕雖庸劣，竊為足下羞之。今去此數里，有蕭公，是吏部璫之族，門第亦高。見有數女，容色殊麗。」李聞而悅之，因求老人紹介於蕭氏。其人便去，久之方還。言：「蕭公甚歡，謹以待客。」李與僕御偕行。既至，門館清肅，甲第顯煥。高槐脩竹，蔓延連亙。初，二黃門持金椅牀延坐，少時，蕭出，著紫羅衫，策鳩杖，雪髯神鑿，舉動可觀。李望敬之，再三陳謝。蕭云：「老叟懸車之所，久絕人事，何期君子迂道見過。」延李入廳，尋薦珍膳，海陸交錯，多有未名之物。食畢觴宴，老人乃云：「李參軍向欲論親，已蒙許諾。」蕭便敘數□句，語深有士風。作書與縣官，請卜人剋日。須臾，卜人至，云：「卜吉正在此宵。」蕭又作書與縣官，借頭花釵絹，兼手力等。尋而皆至。其夕，亦有縣官來作儂相，歡樂之事，與世不殊。至入青廬，婦人又殊美，李生愈悅。暨明，蕭公乃言：「李郎赴上有期，不可久住。」便遣女子隨去。寶鈕犢車五乘，奴婢人馬三□匹，其他服玩，不可勝數。見者謂是王妃公主之流，莫不稱羨。李至任，積二年，奉使入洛。留婦在舍，婢等並妖媚蠱冶眩惑，丈夫往來者，多失志焉。

異日，參軍王顯曳狗將獵，李氏群婢見狗甚駭，多騎而入門。顯素疑其妖媚，爾日心動，逕牽狗入其宅。合家拒堂門，不敢喘息，狗亦擊號吠。李氏婦門中大詬曰：「婢等曾為狗咋，今尚惶懼。王顯何事牽犬入人家？同官為僚，獨不為李參軍地乎？」顯意是狐，乃決意排窗放犬，咋殺群狐，唯妻死身是人，而其尾不變。顯往白貞益，貞益往取驗，復見諸死狐，嗟歎久之。時天寒，乃埋一處。經□餘日，蕭使君遂至。入門號哭，莫不驚駭。數日來，詣陶聞訴，言辭確實，容服高貴，陶甚敬待。因收王顯下獄。王固執是狐，取前犬令咋蕭。時蕭、陶對食，犬至，蕭引犬頭膝上，以手撫之，然後與食。犬無搏噬之意。後數日，李生亦還，號哭累日，欬然發狂，鬻王通身盡腫。蕭謂李曰：「奴輩皆言死者悉是野狐，何其苦痛。當日即欲開瘞，恐李郎被眩惑，不見信。今宜開視，以明姦妄也。」命開視，悉是人形。李愈悲泣。貞益以顯罪重，錮身推勘。顯私白云：「已令持□萬於東都取咋狐犬，往來可□餘日。」貞益又以公錢累千益之。其犬既至，所由謁蕭對事，陶於正廳立待。蕭入府，顏色沮喪，舉動惶慢，有異於常。俄犬自外人，蕭作老狐，下階走數步，為犬咋死。貞益使驗死者，悉是野狐。顯遂免難。

人之相害，種種不一。狐雖異類，若不為人害，勝人類多矣；何與他人事而顯必欲窮之？恐李參軍未必德，而反以為怨也。

又，韋使君者，名崑，第九，少落拓嗜酒。其從父妹婿曰鄭六，不記其名。早習武藝，亦好酒色。貧無家，託身於妻族。與崑相得，游處不間。

天寶九年夏六月，崑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上，將會飲於新昌里。至宣平之南，鄭子辭有故，請問去。既至飲所，崑乘白馬而東。鄭子乘驢而南，人早於之北門，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。中有白衣者，容色殊麗。鄭子見之驚悅。策其驢，忽先之，忽後之，將挑而未敢。白衣時時盼睇，意有所授。鄭子戲之曰：「美豔若此，而徒行何也？」白衣笑曰：「有乘不解相假，不徒行何為？」鄭子曰：「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，今輒以相奉，某當步從足矣。」相視大笑，同行者更相眩誘，稍已狎暱。鄭子隨之，東至樂遊園，已昏黑矣。見一宅，土垣車門，室宇甚嚴。白衣將入，顧曰：「願少踟躕而入。」女奴從者一人，留於門屏間，問其姓第。鄭子既告，亦問之。對曰：「姓任氏，第二□。」少頃，延入。鄭繫驢於門，置帽於鞍。始見婦人年三□餘，與之承迎，即任氏姊也。列燭置膳，舉酒數觴。任氏更妝而出，酣飲極歡，夜久而寢。其妍姿美質，歌笑態度，舉措皆豔，殆非人世所有。將曉，任氏曰：「可去矣。某兄弟名係教坊，職屬南衙。晨興將出，不可淹留。」乃約後期而去。既行，及里門，門扇未發。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，方張燈熾爐。鄭子憩其簾下，坐以候鼓。因問曰：「自此東轉有門者，誰氏之宅？」主人曰：「此隕墮棄地，無第宅也。」鄭子曰：「適過之，曷以云無？」與之固爭。主人適悟，乃曰：「吁！我知之矣。此中有一狐，多誘男偶宿，嘗三見矣。今子亦遇乎？」鄭子赧而隱曰：「無。」質明，復視其所，見土垣車門如故。窺其中，皆蕪荒及廢圃耳。既歸見崑，崑責以失期；鄭子不泄，以他事對。然想其豔冶，願復一見之，心嘗存之不忘。

經□餘日，鄭子游入西市衣肆，瞥然見之，曩女奴從。鄭子遽呼之，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以避焉。鄭子連呼前追，方背立以扇障其面，曰：「公知之，何相近焉？」鄭子曰：「雖知之，何患？」對曰：「事可愧恥，難施面目。」鄭子曰：「勤想如是，忍相棄乎？」對曰：「安敢棄也，懼公見惡耳。」鄭子發誓，詞旨益切。任氏乃回眸去扇，光采豔麗如初。謂鄭子曰：「人間如某之比者，非一，公之不識耳，無獨怪也。凡某之流，為人惡忌者，無他，為其傷人耳。某則不然。若公未見惡，願終奉巾櫛。」鄭子許之，與謀棲止。任氏曰：「從此而東，大樹出於棟間者，門巷幽靜，可稅以居。前時自宣平之南，乘白馬而東者，非君妻之昆弟乎？其家多什器，可以假用。」是時，崑伯叔皆從役於四方，三院什器，皆貯藏之。鄭子如言，訪其舍，而詣崑假什器。問其所用，鄭子曰：「新獲麗人，已稅得其所，假具以備用。」崑笑曰：「觀子之貌，必獲詭陋，何麗之有？」崑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，使家僮之慧黠者，隨以覘之。俄而奔走返命，氣吁汗洽。崑迎問之：「其容若何？」曰：「奇怪也，天下未嘗見之矣。」崑姻族廣茂，且夙從逸遊，多識美麗。乃問曰：「孰若某美？」僮曰：「非其倫也。」崑遍摘佳者四五人，皆曰：「非其倫。」是時，吳王之女有弟六者，則崑之內妹，禮豔如神仙，中表素推第一。崑問曰：「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？」又曰：「非其倫也。」崑撫手大駭曰：「天下豈有斯人乎？」遽命汲水澡頸，巾首整衣而往。

既至，鄭子適出。崑入門，見小僮擁簪方掃，有一女奴在其門，他無所見。徵於小僮。小僮笑曰：「無之。」崑周視室內，見紅裳出於戶下，迫而察焉。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。崑引出，就明而觀之，殆過於所傳矣。崑愛之發狂，乃擁而凌之，不服；崑以力制之，方急，則曰：「服矣。請少迴旋。」既釋，則捍禦如初。如是者數四。崑乃悉急持之。任氏竭力，汗若濡雨，自度不免，乃縱體不復抗拒，而神色慘變。崑問曰：「何色之不悅？」任氏長歎息曰：「鄭六之可哀也。」崑曰：「何謂？」對曰：「鄭生有六尺之軀，而不能庇一婦人，豈丈夫哉？且公少豪侈，多獲佳麗，如某之比者眾矣；而鄭生，窮賤耳，所稱愜者，唯某而已。忍以有餘之心，而奪人之不足乎？哀其窮餒，不能自立，衣公之衣，食公之食，故為公所繫耳，若糠糲可給，不當至是。」崑豪俊有義烈，聞其言，遽置之，檢衽而謝曰：「不敢。」俄而，鄭子至，與崑相視哈樂。

自是，凡任氏之薪粒牲餼，皆崑給焉。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輿步，不常所止。崑日與之游甚歡，每相狎暱，無所不至，唯不及亂而已。是以崑愛之重之，無所吝惜，一食一飲，未嘗怠焉。任氏知其愛己，因以言謝曰：「愧公之見愛甚矣，願以陋質，不足答厚恩，且不能負鄭生，故不得遂公歡。某秦人也，生長秦城，家本伶倫，中表姻族，多為人寵賤，以是長安狎邪，悉與之通，或有殊麗，悅而不得者，為公致之，可矣。願持此以報德。」崑曰：「幸甚。」鄴中有鬻衣之婦，曰張□五娘者，肌體凝潔，崑常悅之，因問任氏：「識之乎？」對曰：「是某表姊妹，致之易耳。」旬餘，果致之。數月，厭罷。任氏曰：「市人易致，不足以展效。或有幽絕之難謀者，試言之，願得盡智力焉。」崑曰：「昨者寒食，與二三子游於千福寺，見刁將軍緬，張樂於殿堂。有善吹笙者，年二八，雙鬢垂耳，嬌姿豔絕，當識之乎？」任氏曰：「此寵奴也，其母即妾之內姊，求之可也。」崑頓首席下，任氏許之。乃出入刁家月餘。崑促問其計，任氏願得雙縑以為賂，崑依給焉。後二日，任氏與崑方食，而緬使蒼頭控青驄以迓任氏。任氏聞召，笑謂崑曰：「諧矣。」初，任氏加寵奴以病，針餌莫減，其母與緬憂方甚，將徵諸巫，任氏密賂巫者，指其所居，乃使言徒就為吉。及視疾，巫曰：「不利住家，宜出居東南某所，以取生氣。」緬與其母詳其地，則任氏之第在焉。緬遂請居，任氏謬辭以逼狹，勤請而後許。乃輦服玩，並其母皆送於任氏，至則疾愈。未數日，任氏密引崑通之，經月乃孕。其母懼，遽歸以就緬，由是遂絕。

他日，任氏謂鄭子曰：「公能致錢五六千乎？將為謀利。」鄭子曰：「可。」遂假求於人，獲錢六千。任氏曰：「鬻馬於市者，馬之股有疵，可買而居之。」鄭子如市，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，青在左股。鄭子買以歸，其妻昆弟皆嗤之，曰：「是棄物也，買將何為？」無何，任氏曰：「馬鬻矣，當獲三萬。」鄭子乃賣之，有鬻二萬。鄭子不與，一市盡曰：「彼何苦而貴買？此何愛而不鬻？」鄭子乘之以歸，買者隨至其門，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。猶不與，曰：「非三萬不鬻。」遂賣登三萬。既而密伺買者。徵其由，乃昭應縣之御馬，疵股者死三歲矣。斯吏不時除籍，官徵其估計錢六萬，設其以半買之，所獲尚多矣。若有馬以備數，則三年芻粟之估，皆吏得之，且所償蓋寡，是以買耳。

任氏又以衣服故蔽，乞衣於峯。峯將全綵與之，任氏不欲，曰：「願得成制者。」峯召市人張大買之，使見任氏，問所欲。張大見之，驚謂峯曰：「此必天人貴戚，為郎所竊，且非人間所宜有者。願速歸之，無及於禍。」其容色之動人如此。竟買衣之成者，而不自縫也，不曉其意。

後歲餘，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，在金城縣。時鄭子方有妻室，雖晝游於外，而夜寢於內，多恨不得專其夕。將之官，邀與任氏俱去。任氏不欲往，曰：「旬月同行，不足以為歡。請計給糧餼，端居以遲歸。」鄭子懇請，任氏愈不可。鄭子乃求峯資助，峯與更勸勉，且詰其故。任氏良久曰：「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，故不欲耳。」鄭子甚惑之，不思其他，與峯大笑曰：「明智若此，而為妖惑。何哉？」固請之。任氏曰：「倘巫者言可徵，徒為公死，何益？」二子曰：「豈有斯理乎？」懇請如初。任氏不得已遂行。峯以馬借之。出祖於臨臯，揮袂別去。信宿，至馬嵬，任氏乘馬居其前，鄭子乘驢居其後，女奴別乘，又在其後。是時，西門圍人教獵狗於洛川，已旬日矣。適值於道，蒼犬出騰於草間，鄭子見任氏欵然墮地，復本形而南馳，蒼犬逐之，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。里餘，為犬所獲，鄭子銜涕。出囊中錢贖以瘞之，削木為記，迴睹其馬，鬻草於路隅，衣服悉委於鞍上，履襪猶懸鐙間，若蟬蛻然，唯飾墜地，餘無所見，女奴亦逝矣。旬餘，鄭子還城，峯見之，喜迎問曰：「任子無恙乎？」鄭子泫然對曰：「歿矣。」峯聞之，亦慟。徐問疾故，答曰：「為犬所害。」峯曰：「犬雖猛。安能害人？」答曰：「非人。」峯駭曰：「非人何者？」鄭子方述本末，峯驚訝歎息不能已。明日，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。發瘞視之，長慟而歸。追思往事，唯衣不自製，與人頗異焉。

語云：「古者獸面人心，今者人面獸心。」若任氏，可謂人面人心矣。美逾西子，節比共姜，古今人類中何可多得？蒼犬無知，作此大殺風景事，思之欲慟，豈特韋、鄭二君已哉。

又，東平尉李馨，初得官，自東京之任，夜投故店中。有賣胡餅者，其妻姓鄭，色美，李日而悅之，因宿其舍。留連數日，乃以□五千轉索此婦。既到東平，寵遇甚至。性婉約，多媚點，女工之事，罔不心了，於音聲特究其妙。在東平三歲，有子一人。

其後，李充租綱入京，與鄭同還。至故城大會鄉里，飲宴累□餘日。李催發數四，鄭固稱疾不起，李亦憐而從之。又□餘日，不獲已。事理須去，行至郭門，忽言腹痛，下馬便走，勢疾如風。李與其僕數人，極馳追不能及。便入故城，轉入易水村，足力少息。李不能捨，復逐之。垂及，因入小穴。極聲呼之，寂無所應。戀結悽愴，言發淚下。會日暮，將草塞穴口，還店止宿。

及明，又往呼之，無所見。乃以火熏，久之，村人為掘深數丈，見牝狐死穴中，衣服脫卸如蛻，腳上著錦襪。李歎息良久，方埋之。歸店，取獵犬噬其子，子略不驚怕。便將入都，寄親人家養之。輸納畢，復還東京。婚於蕭氏，蕭氏常呼李為「野狐婿」，李初無以答。

一日晚，李與蕭在房狎戲，復言其事，忽聞堂前有人聲。李問：「阿誰夜來？」答曰：「君豈不識鄭四娘耶？」李素所鍾念者，聞其言，遽欣然躍起，問：「鬼乎？人乎？」答曰：「身即鬼也。人神道殊，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？且所生之子，遠寄人家，其人皆言狐生，不給衣食。豈不念乎？宜早為撫育，九泉無恨。若夫人相侮，又小兒不收，必將為君之患。」言畢不見。蕭遂不敢復說其事。唐天寶末，子年□餘無恙。

又，襄陽宜城劉三客，本富室知書。以慶元三年八月，往西蜀作商，所齎財貨數千緡。抵關下五里間，喜其山林氣粹，疑為神仙洞府。雖身作賈客，而好尚清虛之意甚切。欲深入遊眺，置囊裝於外，挾五僕偕往。約行□里，前望似有石碑，視之，但刻二□字，曰：「□□尚無聲，莫下土非輕；反犬局瓜走，那知米伴青。」其指意明白易曉。正惶惑間，逢樵夫執斧負薪，謳歌而至。異而揖之，樵曰：「彼中非善地，不可久住。」劉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樵曰：「曾讀碑記乎？緣向來鬼魅縱橫，慮傷人性命，遂立石示人，其暗包四字，合成『古墓狐精』，君當了然，何不速返？」言畢不見，劉恍若迷蒙，猶不肯信。

又進步里許，與□七八歲女子遇，服布素之衣，顏容爛雅，誦一絕句，音聲悲切。云：

「昨宵虛過了，俄爾是今朝。空有青春貌，誰能伴阿嬌？」

劉默念：「此女必亡夫婿，在彼醮祭，怨詞可傷。」從而問故，至於再三，皆不答。劉曰：「料必良家女子，既能吟詠，想深通文墨。」隨和一詩挑之云：「夜夜寒棲枕，朝朝拂冷衾。眼前風景好，誰肯話同心？」女郎即大笑曰：「上客高姓？」答以：「姓劉名輝，字子昭。」女曰：「是我箇中人也。」遂邀轉山背，得大宅，梁棟宏偉，簾幕華潔，婢妾佳麗成行。置酒對飲，命引五僕於別舍，饌具亦腆盛。數酌之後，天色斂昏。女曰：「鴛鴦久寂，鳳枕長虛，今宵得侍劉郎，真為天幸。請締一夕夫婦之好，可乎？」劉謝曰：「正所願也。」於是攜手入室，驩洽極意。酒醒，遲明，乃臥一墓上草叢內。僕踉伏右畔小穴中。方知正墮狐祟，幸性命不遭傷害耳。

又，周府後山狐精，與宮女小三兒通。弘治間，出嫁汴人居富樂，狐隨之，謂三兒曰：「吾能前知，兼善醫術，汝若供我，使汝多財。」三兒語其夫，夫即聽之。掃一室，中掛紅幔，幔內設坐。狐至不現形，但響唱呼三兒，三兒立幔外，諸問卜求醫者跪於前，狐在內斷其吉凶，無不靈驗，所獲浸饒。時某參政之妻患血崩，醫莫療；參政不得已，使問之。狐曰：「候往東嶽查其壽數。」去少選，復嚙至，曰：「命未絕。」出藥一九云：「井水送下，夜半血當止。」果然，又服二丸，全愈。參政乃來稱謝以察之。狐空中與參政劇談宋元事，至唐末五年，則隳隴矣。參政歎服，聽民起神堂。正德初，鎮守廖太監之弟鵬，召富樂索千金。富樂言所得財貨，隨手費盡。鵬怒，下之獄。狐自是不復至。

又（蛇妖附），建昌新城縣人姜五，居邑五里外。淳熙四年中秋夜，在書室翫月，遙聞婦人悲泣，穴窗窺之，素衣女挈衣包，正叩其戶。姜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軍城董二娘，隨夫作商他處，不幸夫死，又無父母兄弟可依。今將還鄉乞食，趕路不上，望許寄留一宿。」姜納之，使別榻而臥。明日，不肯去，願充妾御，姜復從之。遂荏苒兩月。方夜謳室中，又有女子至。云：「縣市典庫戶，趙家婢進奴，為主公見私，被娘子箠打，信步逃竄，亦丐少留。」其人容貌端秀，自言善彈琴弈棋，仍能畫。姜甚喜。兩女同處無間。董氏嗜雞。進奴密告姜云：「彼乃野狐精，積久非便。他說喪夫事，盡偽也。」姜深以為疑。董婦已覺，慍曰：「五郎今日不喜，莫是聽進奴妄談否？我知渠是蛇妖，勿墮其計。」姜曰：「何以驗其真相？」曰：「但買雄黃、香白芷各一兩，搗成末，兼用九榻草、神離草各一把，生大蜈蚣一條，共修治為餅，以半作丸與服，並焚於書院，渠必頭痛，更將半藥置鼻上，可立見矣。」家有犬雄雞報曉者，董欲烹之，進奴使姜給稱出外，潛於暗壁守視。果見董變狐身，攫雞而食，即取刀刺殺。是夕，進奴服藥亦死，屍化蛇矣。

二妖相妒，兩敗俱傷。凡相妒未有不俱傷者，豈獨二妖哉？

虎精

申屠澄者，貞元九年，自黃衣調補漢州什都尉。之官，至貞符縣東□里許，遇風雪大寒，馬不能進。見路傍有茅舍，中有煙火甚溫，乃往就之。有老父、嫗及處女，環火而坐。女年方□四五，雖蓬髮垢衣，而雪膚花臉，舉止妍媚。父、嫗見澄來，遽起曰：「客甚衝寒雪，請前就火。」澄欣謝之。坐良久，天色已暝，風雪不止。澄曰：「西去縣尚遠，請宿於此可乎？」父、嫗曰：「但蓬室為陋耳，敢不承命。」澄隨解鞍，施食秣馬。其女方脩華靚飾，自帷箔間復出，而閑麗之態，尤過向時。有頃，嫗自外挈酒壺至，於火前暖飲，謂澄曰：「以君冒寒，且進一杯，以禦凝冽。」澄因曰：「坐上尚欠小娘子。」父、嫗皆笑曰：「田舍家所育，

豈可備賓主。」女即回眸斜睨曰：「酒豈足貴，謂人不宜預飲也。」母即牽裙使坐於側。澄欲舉令以觀女意，執盞曰：「請徵書語，屬目前事。」乃曰：「厭厭夜飲，不醉無歸。」女低鬟微笑曰：「天色如此，歸亦何往哉？」俄巡至女，哂曰：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」澄愕然歎曰：「小娘子明慧若此，某幸未婚，敢請媒如何？」翁曰：「是雖寒賤，亦常嬌保之。頃有過客以金帛為問，某惜別未許。不期貴客又欲援拾，豈是分耶？願以為託。」澄隨修子婿禮。祛囊以遺之，嫗悉無所取，曰：「但不棄寒賤，何事資貨？」明日，又謂澄曰：「此孤遠無鄰，又復湫隘，不足久留，女既事人，便可行矣。」又一日，從容為別。澄乃以所乘馬載女而行。

既至官，俸祿甚薄，妻力贊成家，交結賓客。旬月之內，大獲名譽，而夫妻情義益洽。至於厚親族，撫甥姪，洎僮僕廝養，無不歡心。後秩滿將歸，已生一男一女，亦甚明慧。澄尤加敬焉。常作贈內詩曰：

「一尉慚梅福，三年愧孟光。此情何所喻，川上有鴛鴦。」

其妻終日吟諷，似默有和者，然未嘗出口。每謂澄曰：「為婦之道，不可不知書。儻更作詩，反似姬妾耳。」澄罷官，即罄室歸秦。過利州，至嘉陵江畔，臨泉石，藉草憩息。其妻忽悵然謂澄曰：「前日見贈一篇，尋即有和。初不擬奉示，今遇此景物，不能終默。」乃吟曰：

「琴瑟情雖重，山林志自深。常憂時節變，辜負百年心。」

吟罷，潸然良久，若有慕焉。澄曰：「詩則麗矣，然山林非弱質所思。儻憶賢尊，今則至矣，何忽悲泣乎？」後二三日，過妻家，草舍依然，但不復有人矣。澄與妻俱止其舍。妻思慕之深，盡日泣涕。忽於壁角故衣之下，見一虎皮，塵埃盡滿。妻見之，忽大笑曰：「不知此物尚在耶？」披之，即化為虎，哮吼擊攫，突門而去。澄驚走避之，攜二子尋其路，望林大哭。數日，竟不知所之。出《河東記》。

馬精

湖廣承天府寶鄉市鎮有嬌婦，姿容頗美，年才二三日，獨處一室，鄰人罕睹其面。又每日傍午，趨入幃中臥。午後復起，才向暝，便閉門。室中不容婢女出入，人謂冰玉之操，不是過矣。如是者五年，所生子亦漸長大，娶妻成立。其子以母獨寢無伴，送一婢服役，堅拒再四，強致之室。是夜，有美少年從幃中出就其婢淫焉。陽道偉岸，婢不能當，卒為所強，頃之滅跡。婢奔告子婦。子婦大駭，然莫能跡也。未幾，嬌婦復產兒，宛然人形，而容貌則如馬。其子固請殺之，少年遂見形來罵，問：「何故殺弟，懼長割而產耶？吾必訟之官。」其子亦無如何。事漸露，群從昆弟輩咸知之，合謀驅逐。會嬌婦生辰，偽相慶賀，計伺其便。當日漸午，嬌婦急入臥室，諸子姪尾其後。婦既下鍵，以石拒之。眾破扉而入，即命設燕於房。婦遽蔽身於幃，子姪相次逼牀而坐，幃中忽瀦出馬溺數斗，浸淫面目，沾污衣履，杯盤狼藉，臊臭異常。各各狼狽而散。或言馬屬午，故交接恒於日午及午夜。《繪園》云。

豬精（凡二條）

黃巖，祝氏子，未娶，嘗邀紫姑，暇則焚香致請，有蓬瀛真人下降。妄請留宿，真人不拒。自是每夕必來，已半年矣。其母第見子形減神耗，扣之不已，始得其情。乃曰：「此必怪也，焉有仙而始終皂衣不能一更者乎？既與人處而反令人受損者乎？已經半載而不能一白晝相接者乎？子盍欲詣其居，以觀其應乎否也。」子以告真人，真人許之。攜手同行，穿荊棘半里許，乃其宅也。雖不華敞，而短垣周匝，護以曲闌。命僮置飲曰：「暮夜無品，只得豆羹濁醴耳。」及陳器具，不甚豐備。觀其役使，僅小僮八九而已。子歸，以白母。母使遍索無蹤。或曰：「吾聞物久則妖，君畜牝豬已過二年，其豚現在八九，況皂其本色也。」母然之，議鬻諸屠肆。是夕，真人與子訣曰：「相從有幾，冥緣遂絕。勸子自愛，無以我思。」言訖泣去。

又，吳中有一人於曲阿，見塘上有一女子，貌端正，呼之即來，便留宿，乃解金鈴繫其臂。至明日，更求女，卻無人，忽過豬牢邊，見母豬臂上有金鈴。見陸勳《志怪錄》。

鼠狼（鼠及守宮附）

大業中，王度得寶鏡，名曰紫珍，持之能辟百邪。度弟勳，棄官遠遊，求鏡自隨。至汴，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，每入夜，哀痛之聲不堪。勳問其故，病來已經年歲。勳停一宿，及聞女子聲，遂開鏡照之。痛者曰：「戴冠即被殺。」其病者牀下，有大雄雞，死矣，乃主家七八歲老雞也。

豐城縣尉趙丹，與勳有舊，勳因過之。丹言倉督李敬慎家，有三女同遭魅病，人莫能識療。勳因請寓李家問之，李告曰：「三女同居堂內閣子，每日至晚，即靚妝炫服。黃昏後歸閣，滅燈燭，聽之，竊與人言笑聲。迨曉昏睡，非喚不覺。日漸羸瘠，不能下咽。禁之不令妝梳，即欲自縊投井。無可奈何。」勳令引示閣子處。其閣東有窗，恐其門閉難啟，晝日先刻斷窗櫺四條，卻以物支柱之如舊。至日暮，李報勳曰：「妝梳入閣矣。」至一更，聽其言笑。勳拔窗櫺子，持鏡照之，三女叫云：「殺我婿也。」初不見一物，懸鏡至明，有一鼠狼，首尾長一尺三寸，身無毛齒。有一鼠，亦無毛齒，其肥大可重五斤。又有守宮，大如人手，身披鱗甲，燦爛五色，頭上有兩角，長可半寸，尾長五寸以上，尾頭一寸色白，並於壁孔前死矣。從此疾愈。

鼠精

徽州婺源民張四，以負擔為業。其妻年少，在輩流中稍光澤。張受傭出千里外，一白衣客過其家，語言佻捷，視四傍無人，謔妻欲與私，袖出白金數兩為路。妻悅而就之。荏苒頗久，張歸，密聞之，詐語妻曰：「我又將往他州，旬日始回。」妻益喜，以為適我願。逼暮，張潛返室，持短矛伏戶側。夜且二鼓，見白衣從窗檻越入，迎刺以矛，其人呦呦作聲而去。視矛刃有血及細白毛數莖。張念：「人安得有毛，此必怪也。」又復窮詰妻，妻始肯言所見。即具一牒，述首末如供狀式，詣道士混元法師董中甫自訴。董依科作咒法，至張舍發符，鶴立以俟。少選，有大鷹盤空，可五六尺許，旋繞屋上。觀者闐溢。俄飛落古溝中，逕搏巨白鼠，銜擲於前。董命沸油烹之，怪乃絕。

獺妖（凡二條）

宋永興縣吏鐘道，得重病，初瘥，情慾倍常。先樂白鶴墟中女子，至是猶存想焉。忽見此女振衣而來，即與燕好。是後數至，道曰：「吾甚欲雞舌香。」女曰：「何難。」乃掬香滿手以授道。道邀女同舍咀之，女曰：「我氣素芳，不假此。」女子出戶，狗忽見，隨咋殺之，乃是老獺。口香即獺糞，頓覺臭穢。

又，隆慶戊辰，維揚寶應一女子，及笄，臨河盥濯，有獺自水中出，注目窺女，遭迴不已。女懼還家。是夜，秋月正朗，忽見美少年，潛入淫女。女昏復甦，如是經歲，其家始知之，禁不得。聞某方士善符咒，邀以禁治。果一少年至，伏階下，索楮墨題云：

「有來終有去，情易復情難。勿斷腹中子，明月秋江寒。」

又曰：「不與我女，當存我子，再不犯君矣。」忽化獺走出。已，女果生一獺，其家欲刃之。眾曰：「彼妖也而信，我人也而妄乎？」遂棄獺入邗水，老獺適至，抱擁而去。

以下羽族

鴛鴦白鷗

陶必行，江湖之逸士也。一日，放舟洞庭，泊於群山之下。是夜月色皎潔，必行豁然，吟一絕曰：

「一湖煙水綠於羅，蘋藻涼風起白波。是處扁舟歸去晚，滿蓬豪興月明多。」
吟間，聞岸上笑語聲，視之，乃二女子，容色絕美，衣裳甚腴，相與吟詩於沙渚。一錦衣者吟曰：

「采采珍禽世罕儔，天生匹偶對風流。丹心不改常同舊，翠羽相輝每共游。

齊瓦對眠金殿晚，點沙雙躡玉田秋。此生莫遣輕離別，交頸成雙到白頭。」

一素衣者吟曰：

「同盟三五共優游，鎮日清閒得自由。片雪晴飛紅蓼晚，玉衣寒映碧波秋。

相親相近來還去，無束無拘沒又浮。歲暮江湖誰是侶，忘機長伴釣漁舟。」

必行登岸趨之，二女亦不駭走。乃徐言曰：「先生遨遊江湖，曾識妾二人否？」必行曰：「不識。」錦衣者曰：「妾楊氏，此素衣妹歐氏也。」必行曰：「然則何以夜行？」女曰：「妾輩生長於斯，就此玩月博笑耳。」必行挑曰：「子舟中無人，肯過訪否？」女欣然從之。乃攜手登舟，酌於篷下，極其歡謔。已而就寢，兩情甚濃。必行喜而吟曰：

「倚翠偎紅情最奇，巫山黯黯雨雲迷。」

二女同聲和曰：

「風流好似偷香蝶，才過東來又向西。」

天將曙，二女急起躍舟，涉波而去。必行但見一鴛鴦一白鷗也。

烏怪

烏君山者，建安之名山也。在縣西一百里，有道士徐仲山者，貧居苦節，年久彌勵。嘗山行，遇暴雨風雷，迷失道，忽於電光中見一舍宅，有類府州，因投避雨。至門，見一錦衣人，顧仲山，乃稱北鄉道士。徐仲山拜，其錦衣人稱監門使者蕭衡，亦拜。因敘風雨之故，深相延引。仲山問曰：「自有鄉，無此府舍。」監門曰：「此神仙所處，僕即監門官也。」俄有一女郎，梳縮雙鬢，衣絳赭裙，青文羅衫，左手執金柄塵尾，幢旄，傳呼曰：「使者外與人交通而不報何也？」答云：「北鄉道士徐仲山。」須臾，又傳呼云：「仙官召徐仲山入。」向所見女郎引仲山自廊進，至堂南小庭，見一丈夫，年可五□餘，膚體鬚髮盡白，戴紗搭腦冠，白羅銀鏤帔，而謂仲山曰：「知卿精脩多年，超越凡俗。吾有小女頗嫺道教，以其夙業，合與卿為妻。今當吉辰耳。」仲山遜謝。丈夫曰：「吾喪偶已七年。吾有九子，三男六女，為卿妻者，最小女也。」乃命後堂備吉禮。既而陳酒殺，與仲山對食訖，漸夜，聞環珮之聲，異香芬鬱，燄煌燈燭。引去別室。

禮畢。三日，仲山悅其所居，巡行屋室。西向一舍，見衣竿上懸皮羽，□四枚是翠碧皮，餘悉烏皮耳。烏皮之中有一枚是白烏皮。又至西南，有一廡舍，衣竿之上，見皮羽四□九枚皆鵝鶻。仲山私怪之。卻至室中，其妻問曰：「子適遊行有何所見，乃沈悴至此。」仲山未之應，其妻曰：「夫神仙輕舉，皆假羽翼，不爾，何以倏忽而萬里乎？」因問曰：「烏皮羽為誰？」曰：「此大人之衣也。」又問曰：「翠碧皮羽為誰？」曰：「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。」又問曰：「又餘烏皮羽為誰？」曰：「新婦兄弟姊妹之衣也。」問：「鵝鶻皮羽為誰？」曰：「司更巡夜者衣，即監門蕭衡之倫也。」語未畢，忽然舉宅驚懼。問其故，妻謂之曰：「村人將獵，縱火燒山，須臾皆去，竟未與徐郎造得衣，今日之別，可謂邂逅矣。」乃悉取皮羽，隨方飛去。即向所見舍屋，一無其處。因號其地為「烏君山」。

雞精（凡二條）

蘇州婁門陳元善，情度瀟灑，尤好奉道，嘗學請仙召將諸術。自稱洞真，往來嘉定諸大家，嘗寓談氏。談氏有一雞，畜□八年矣。一日，元善與主人語，雞自庭中飛至其前，舒翅伸頸，遂死於地。夜睡書房中，有女子款門笑而入，自稱主人之女，慕君曠達，故來相就。元善視之，姿色妍麗，問其年，曰：「□八矣。」遂留與狎。自是晨往夜來。嘗自言屬雞，隨元善所至，女輒隨之。每來，元善遂覺昏沉如夢，去則灑然。如是歲餘。元善亦疑之，訪之談氏，並無此女。乃述其事，主人曰：「必是崇也。彼且云年□八而屬雞，以今歲計之，生尚不合。獨吾家所畜雞自死者，其年恰□八，得無是乎。」乃用法水符咒以辟之。女來如故。密藏符於懷袖，女輒怒曰：「爾乃疑我？」手反覆撲之，俟符墜地，則奪去。或教以《周易》置裏肚中，女撲之再三，終不墜，乃去。一夕與數友同宿，數友相戒無睡，以覘其來。忽聞元善夢中有聲，視之，見有物憑牀，如交合者。訊元善，則遺精矣。眾乃大噪，逐之，見帳頂一黑團作雞聲飛去。元善乃結壇，召術士遣之。女來謝曰：「無逐我，我數日將往無錫託生矣。汝送我，不可至井亭，懼為井神所收，當送我野地耳。」如其言，以符水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。自是遂絕。

又，京師有民家女，為陰鬼所侵，夕昏朝爽，恒若魘燕。父母延醫巫治之，經年不除。乃召朝天宮道士建醮，其女出禮神，道士問女：「見此鬼作何形？」女曰：「戴赤冠，衣白衣，而腰有赤帶，足著褐皮靴。每來作叩齒聲，日去如飛。問其家所在，但笑而不答。」女退。道士相與論究。俄而群雞出於庭中，一白面雄者，腰毛赤色，昂昂獨立，約重七八斤，蓋其女之過關雞也。道士想像其形，指之而笑曰：「夜與處女為歡者非汝也耶？」雞正凝視，若嗔其言。眾告主人曰：「心此物耳。」主人亦悟曰：「此雞已□二年矣。因其每日上屋不食，至暮乃下，又不入窠，心竊怪焉。今其然乎。」遂呼僮烹之以祭。其夕，女見此怪浴血而至曰：「我已為汝父害。永不復歡好矣。」灑淚言別，女為慘然。明起神爽復舊。

鵝怪

昔太原中，章安郡史惲，有駁雄鵝善鳴，惲女常養之，鵝非女不食。苟儉苦求得之，鵝輒不食，乃以還惲。又數日，晨起，失女及鵝。鄰家聞鵝向西。追至一水，唯見女衣及鵝毛在水邊。今名此水為鵝女溪。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。

以下鱗族

鱗精

乾道間，歷陽芮不疑從父掃墓，路遇青衣小鬟持簡邀之，頃引至一宅，金碧璀璨，赫然華屋也。內一美麗婦人出迎，分庭抗禮，若素識相歡。坐定諦觀，容貌服飾，真神仙也。芮為之心動。少焉，張宴奏樂，麗人捧觥曰：「累劫同脩，冥緣未合，今夕獲奉，從容為壽。」宴罷，登榻，繡衾甲帳，目所未識，遂構衽席之好。未旦，芮求歸，麗人曰：「郎何來之晚，何去之速？陋巷草舍，固不容車馬，願以□日為期。」芮曰：「大人剛嚴，不得不辭去耳。」麗人乃揮淚送之，曰：「來日當於脩閣致謁。」至期，未二鼓，麗人先遣僕妾施牀帳，具酒殺。俄擁一香車，麗人下與芮接，從此每夕輒至，商榷古今，詠嘲風月，雖文人才士，無有過者。但戒芮曰：「我非凡品，得侍巾櫛，夙昔使然。若泄天機，必受大累。」芮廷瘳，歲餘，父母扣之，不言也。母使人密窺之，而密謂之曰：「我知汝有奇遇，但慮所飲膳者，恐或幻化，食之疾矣。試掇一味示我。」芮即明達麗人。麗人令遣母蒸羊一牒。母嘗之，非偽也。適值屈道人來，自稱精於天心法。父備白其故。屈曰：「島洞列仙為淫佚之行，吾能治之，況於他乎？」遂索線□丈，以針貫小符於杪，藏諸盒中。祝芮曰：「君甘妖惑，有死而已，如未甘死，俟彼去時，將此符黏於衣裾，任其帶線而去。彼若正神，明無妨也，聊資一笑之適。」芮如之。明日，屈先生遍訪野外，有一巨鱗死焉，屍橫百尺，其符在鱗甲，可見也。芮始醒焉如醉。

白蛇精

蘇州府學前居民小奚，以櫛發折枝為業。其婦姿容絕美，娶近兩年，忽有一白晳少年，身著素練衣，甚鮮潔，每伺小奚出，輒至其婦寢室，往來誘狎，遺以酒食金繒無算。奚婦悅之，私相結好，備極綢繆。忽一日有戴胡帽髯奴款門，報王者至，少年急隨之去。有頃，聞前呵聲，奚婦閉戶，窺於簾隙，見儀衛導引甚盛。其官人著金冠，衣朱袞，巨目虬鬚，貌頗猙獰，後騎從百餘人，皆

介金附鍵，則少年與焉。婦大怖恐。明日，少年復來，婦問：「昨所過者何官？狀貌真可畏也。」少年曰：「非陽世官也，是震澤龍王，昨夜過尊經閣中造水府冊子，某亦以此淹留，與卿諧露水之歡耳。然勿語於外也。」婦曰：「蘇城亦有人乎？」曰：「遠近州縣死數甚多，本城合死者，不滿百人。記未真也。」忽小奚自外人，乃見此少年與婦同席飲酌，笑語喧然，大怒，屏氣以伺。有頃，見其攜手入幃，半身悉是蛇鱗，遂驚訝，拾磚擊之，空過無礙，少年化為白氣一道，其光如電，穿牖而出，跡亦遂絕。是時龍門鳳池兩旁人家，連夜望見尊經閣上燈光燭天。後數日，胥江颶風驟起，舟船覆溺，死及七八□人，半是送南倉橋褚氏殯而歸者，其他處沉溺不計數。考其日，乃支乾家所稱龍會日也。因知少年為白蛇之精矣。里人陳絜親說甚詳。

赤蛇精

馬定宇，山東人，巡鹽兩浙。至衢州，宿察院中。天曉開帳，見踏牀傍有一小紅鞋，心疑之。意門子所遺而不可深求，袖之，潛投於廁，以滅其跡。抵暮，令門子臥堂中，自扃戶就寢。天明起視，前鞋宛然在故處。公復投之廁。至夜不寢，秉燭靜坐伺焉。將二鼓，聞牀後窸窣然，似有人行聲，荏苒至几前，拜伏於地，乃一麗人，容色絕代，上下皆衣紅。公大驚，詢其來意。對曰：「吾神女也，與君有宿緣，特來相就，前兩遺鞋以試公耳，幸毋訝。」公初不納，後見丰姿豔冶，宛轉依人，不能定情，遂與共枕。雞鳴別去，倏然無跡。迨夜闌人靜，則又至。公巡歷他府，女隨往如初，人無知者，公亦信以為神。第覺體中昏倦，漸至猜疑，欲絕之不能也。及使事告竣，登舟返舍，女送至淮，泣謝曰：「妾不能復事左右矣，請俟他年再續舊好。」公亦傷感而別。至家，大病幾危，意女為祟，幸而得痊，出補廣東巡按。方渡淮，則女復至舟中，雖歡好有加，而意則愈疑。將抵廣信，密致書龍虎山張真人，詳述顛末，求為驅逐。張發緘，笑謂使曰：「乃此畜畜耶，人遭之，鮮獲全者。爾主有後福，幸無恙。然久必有害，當善遣之。並告爾主，後若宦游，毋更涉其境也。」乃朱書數符，令貼於牀帳，佩於髻中，如教而行。怪覺而告公曰：「我非禍君者，胡一旦絕我？真薄情哉。」遂憤然而去。公按粵完，迂道而歸，不敢由浙矣。真人後露其事，詰女何怪，云：「赤蛇精也，其服紅者以此。」

長蛇

樂平螺坑市織紗盧匠，娶程山人女。屋後有林麓，薄晚出遊，逢一士人，風流蘊藉，輒相戲狎，隨至其家，逼與同寢。家人有覘見者，熟視之，乃為長蛇繳繞數匝，時吐舌於女唇吻中。盧大驚，拊几呼諭之。女笑曰：「爾何言之謬，此乃好士大夫，愛憐我，故相擁持，豈汝賤愚工匠之比，奈何反謗以為妖類。」盧出外，思其策。里中江巫言能治，即被髮跣足，跳梁而前，鳴鼓吹角，以張其勢。蛇睭睭自若。江命煎油大鍋，通夕作訣愈力。女怒告曰：「無聒我恩人。」舉衾覆之，蛇亦縮首衾下。江度其無能為，用繩串竹筒套其頸，使侶伴緋衣高冠□輩，分東西立，雜擊銅鐵器，五人拽女向東，五人拽蛇而西。如此者五，方得解女身之纏縛。遂與眾砍碎蛇，投之油鍋內。程氏救之無及，灑淚移時，欲與俱死。於是使吞符以正其心神，餌藥以滌其腸胃，逾月始平。

白魚怪

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，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，有室女，年□四，貌美，鄰里少年求娶者頗眾，父母惜而不嫁。嘗一日，有少年姿貌玉潔，年二□餘，自稱江郎，願婚此女。父母愛其容質，遂許之。問其家族，云：「居會稽。」後數日，領三四婦人，或老或少者，及二少年俱至，因納聘財，遂成婚媾。已而經年，其女有孕。至□二月，生下一物，如絹囊，大如升，在地不動。母甚怪異，以刀剖之，悉是魚子。素因問江郎：「所生皆魚子，不知何故？」江郎曰：「吾不幸，故產此異物。」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，因以告素。素密令家人，俟江郎解衣就寢，收其所著衣視之，皆有鱗甲之狀。素見之大駭，命以巨石鎮之。及曉，聞江郎求衣服不得，異常詬罵。尋聞有物偃蹇，聲震於外。家人急開戶視之，見牀下有白魚，長六七尺，未死，在地撥刺。素砍斷之，投江中。女後別嫁。

以下介族

鼃精

永初中，張春為武昌太守，時人有嫁女者，未及升車，女忽然作怪，出外毆擊人，乃自云已不樂嫁俗人。巫云：「是邪魅。」將女至江際，遂擊鼓，以術咒療。春以為欺惑百姓，刻期須得妖魅。翼日，有一青蛇來到坐所，即以大釘釘其頭。至日中，復見大龜從江來，伏於巫前。巫以朱書龜背，更遣入江。至暮，有大白鼃從江中出，乍沉乍浮，龜隨後推逼。鼃自分死，冒來，先入幔，與女辭訣，女遂動心哭云失其姻好，於是漸瘥。或問巫曰：「魅者歸於一物，今安得有三？」巫云：「蛇是傳通，龜是媒人，鼃是其對。」所獲三物，悉以示春。春始信靈驗。皆殺之。出《異苑》。

鰲精

舒信道中丞，宅在明州，負城瀕湖。繞屋皆古木茂竹，蕭森如山麓間，其中便座曰懶堂。背有大池，子弟群處講習，外客不得至。方盛秋，新月出，舒呼燈讀書，忽見女子揭簾入，素衣淡妝，舉動媚媚，而微有悲涕容，緩步而前曰：「竊慕君子少年高志，欲冥行相奔，願容駐片時，使奉款曲。」舒迷蒙恍恍，不疑為異物，即與語。扣其姓氏所居，曰：「妾本邱氏，父作商賈，死於湖南，但與繼母居茆茨小屋，相去只一二里。母殘忍猛暴，不能見存，又不使媒灼議姻，無故捶擊，以刀相嚇，急走逃命，勢難復歸。倘得蓄為婢子，固所大願。」舒曰：「留汝甚善，奈事泄何？」女曰：「姑置此慮，續為之圖。」俄一小青衣攜酒肴來，即促膝共飲，三行，女斂袂曰：「奴雖小家女，頗能綴詞。」輒作一闋，敘茲夕邂逅相遇之意。顧青衣舉手代拍而歌曰：

「綠淨湖光，淺寒先到芙蓉島。謝池幽夢屬才郎，幾度生春草。塵世多情易老，更那堪，秋風裊裊。曉來羞對，香芷汀洲，枯荷池沼。銀鎖橫波，遠山淺黛無心掃。湘江人去歎無依，此意從誰表，喜趁良宵月皎，沉難逢，人間兩好。莫辭人醉，醉入屏山，只愁天曉。」

蓋寓聲《燭影搖紅》也，舒愈愛惑。女令青衣歸，遂留共寢，宛然處子耳。將曉別去，間一夕復來，珍果異饌，亦時時致前，及懷繡帛之屬，親為舒造衣，工制敏妙。

相從月餘日，守宿僕，聞其與人言，謂必挾娼優淫昵，他日且累己，密以告老媪。輒轉漏泄，家人悉知之，掩其不備，遣弟妹乘夜佯為問訊，排戶直前，女奔忙斜竄，投室傍空輻中，秉燭索之，轉入他輻，垂手於外，潔白如玉，度事急，穿竹躍赴池，杳然而沒。舒悵然掩泣，謂無復再會期。眾散門扃，女蓬首喘戰，舉體淋漓，足無履襪，奄至室中，言：「墮處得孤嶼，且水不甚深，踐泞而出，免葬魚腹，亦云天幸。」舒益憐之，自為燃湯洗濯，夜分始就枕。自是情好甚密，而意緒常恍忽如癡，或對食不舉箸。

家人驗其妖怪，潛舉狀請符於小溪朱彥誠法師。朱讀狀大駭曰：「是鱗介之精耶，毒入肝脾裡，病深矣，非符水可療，當躬往治之。」朱未及門，女慘戚嗟喟，為惘惘可憐之色。舒問之，不對，久乃云：「朱法師明日壞我好事矣。」於是嗚咽去，力挽不肯留。

旦而朱至，舒父母再拜炷香，求救子命。朱曰：「請假僧寺一巨鑊，煎油二□斤，吾當施法，攝其祟，令君闔族見之。」乃即池邊焚符撒數道，召將吏，彈訣噴水，叱曰：「速驅來。」俄頃，水面噴湧，一物露背突兀如蓑衣，浮游中央，闖首四顧，乃大白鰲也，若為物所鑄致。跂曳至庭下，頓足呀口，猶若向人作乞命態。鑊油正沸，自匍匐投其中，糜潰而死。觀者駭懼流汗。舒子獨號呼追惜曰：「烹我麗人！」朱戒其家，俟油冷，以斧破鰲，剖骨並肉，暴日中，須極乾，入人參、茯苓、龍骨末，成丸，託為補藥，命病者晨夕餌之，勿令知，知則不肯服矣。如其言，藥盡而病癒。後遇陰雨，於沮洳間，聞哭聲云：「殺了我大姐，苦事，苦事！」蓋尚遺種類云。

蝦怪

唐大定初，有土人隨新羅使，風吹至一處，人皆長鬚，語與唐言通，號「長鬚國」。人物甚盛，棟宇衣冠，稍異中國。地曰扶桑洲。其署官品，有正長；戢波；日沒；島遯等號。土人歷謁數處，其國皆敬之。忽一日，有車馬數□，言：「大王召客。」行兩日，方至一大城，甲士門焉。使者導土人入伏謁，殿宇高敞，儀衛如王者。乃拜土人為司風長，兼駙馬。其主甚美，有鬚數□根。土人威勢烜赫，富有珠玉，然每歸，見其妻則不悅。其王於月滿夜則大會。後遇會，土人見嬪姬悉有鬚，因賦詩曰：「花無葉不妍，女有鬚亦醜。」王大笑曰：「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頤間乎？」經□餘年，土人有一兒二女。

忽一日，其君臣憂感，土人怪問之，王泣曰：「吾國有難，禍在旦夕，非駙馬不能救。」土人驚曰：「苟難可弭，性命不敢辭也。」王乃令具舟，謂土人曰：「煩駙馬一謁海龍王，但言東海第三汭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。我國絕微，須再三言之。」因涕泣執手而別。土人登舟，瞬息至岸。岸沙悉七寶，人皆衣冠長大。土人乃前，求謁龍王。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，光明迭蕩，目不能視。龍王降階迎土人，齊級升殿，訪其來意，土人具說。龍王即命速勘。良久，一人自外曰：「境內並無此國。」土人復哀祈，具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汭第七島。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，速報。經食頃，使者返曰：「此島蝦，合供大王此月食料，前日已追到。」龍王笑曰：「客固為蝦所魅耳。吾雖為王，所食皆稟天符，不得妄食。今為客減食。」乃令引客視之，見鐵鑊數□如屋，滿中是蝦。有五六頭色赤，大如臂，見客跳躍，似求救狀。引者曰：「此蝦王也。」土人不覺悲泣，龍王命放蝦王一鑊，令二使送客歸中國。一夕至登州，顧二使，乃巨龍也。

以下昆蟲屬

蜂異

桃源女子吳寸趾，夜恒夢與一書生合。問姓氏，曰：「僕瘦腰郎君也。」女意其為休文，昭略入夢耳。久之，若真焉。一日晝寢，書生忽見形入女帳，既合而去。出戶漸小，化作蜂，飛入花叢中，女取養之。自後恒引蜂至女家甚眾，其家竟以作蜜，富甲里中。寸趾以足小得名，天寶中事也。見《誠齋雜誌》。

炸蝻

徐邈，晉武帝時為中書侍郎，在省直左右。人恒覺邈獨在帳內，似與人共語。有舊門生一夕伺之，無所見。天將旦，始開窗戶，瞥見一物，從屏風裡飛出，直入前鐵鑊中，仍逐視之，無餘物，唯見鑊中聚菖蒲根，下有大炸蝻。雖疑此為魅，而古來未聞，但摘除其兩翼。至夜，遂入邈夢云：「為君門生所困，往來道絕，相去雖近，有若山河。」邈得夢，甚悽慘。門生知其意，乃微發其端。邈初不即道，頃之曰：「我始來直，便見一青衣女子，作兩髻，姿色甚美，聊試挑謔，即來就已，不知其從何而至也。」兼告夢。門生因具以狀白，亦不復追殺炸蝻。

蟾蜍

沈慶校書，言境中有一吏人家，女病邪，飲食無恒，或歌或哭，裸形奔馳，抓毀面目，遂召巫者治之。結壇場，鳴鼓吹。禁咒之次，有一乘航船者，偶駐泊門首，枕舷而臥。忽見陰溝中一蟾蜍，大如碗，朱眼毛足，隨鼓聲作舞。異之，將篙撥得，縛於榜板下。聞其女叫云：「何故縛我婿？」船者乃叩門詰其主云：「能療此疾。」主深喜，問其所欲，云：「只希數千文，別無所求。」主曰：「某惟此女，偏愛之，前後醫療，已數百緡，如得愈，何惜數千文乎。願倍酬之。」船者乃將此蟾以油熬之，女翌日愈。見唐陸勳《志怪錄》。

蚯蚓

文帝元嘉初，益州王雙，忽不欲見明，常取水沃地，以菰蔣覆上眠息，飲食悉入其中。云：「恒有一女子著青裙白裙來就其寢。」母聽聞薦下有聲歷歷，發視，見一青色白瘦蚯蚓，長二尺許。又云：「此女常以奩香見遺，甚清芬。」奩乃螺殼，香則菖蒲根。於時咸謂雙暫同阜蟲矣。

以下草木屬

柳妖

熙寧間，福人陶彖，以令至秀州。攜子希侃遊學。希侃美丰姿，尚談謔。長吟獨詠，慨然有周流山水之志，功名事不足掛齒也。

一日，道經會稽，泊舟山下。時微風棲林，淡月漾水，希侃不能成寢。起未數步，而山鐘野笛，又飄然交送於耳。正欲拈韻賦詩，而香氣已忽忽入息矣。凝盼間，一娉婷參前。陶生驚謂曰：「夢耶？祟耶？」妖曰：「羨君高懷，特伴幽獨。」生問其居址遠近，妖答曰：「門崖壁石，顧在咫尺。青山我主人，茭葑我比鄰也。」生曰：「獨居荒寂，得無至此一遣乎？」妖曰：「非也。送月迎風，何居之獨？啼鶯語燕，何荒之寂？日飄搖於煙水之鄉，無所鬱也，又何假於一遣乎？」陶因微笑，牽妖袖並坐月中。引身私之，妖亦不拒。因問生曰：「操帆徒涉，碌碌何之，使得久留，當堅永約。」生曰：「此衷願耳，奈家尊赴宦，固難捨也。」妖憮然歎歎，曰：「君猶未知乎？青苗梗法，荊棘當途，政殆者有投林之想矣！君乃欲為風中之樹耶？」生曰：「拙哉子言！將使我埋光邱壑乎？」妖曰：「徙木南門者，孰與種梅孤山之為逸？看花長安者，何如摘菊籬下之為高？孰謂邱壑非賢者事哉。」生曰：「是固然，但君子疾泯泯耳。」妖笑曰：「王庭三槐，竇家五桂，不可謂不可芬馥也，今未幾而雨露淒涼，凋殘相繼。甚者將軍之大樹，斧斤及之矣，何赫赫足云。」生曰：「苟能遺芳，是亦可也，何必較身後之遇。」妖曰：「不然也，顧所處何如耳。茹芝四老子，采薇二餓夫，自身以後，其來不知幾許時矣，而高山首陽之秀號，至今與霜松雪竹同清，未聞榮前而悴後者，何耶。」生又曰：「聖於清者，不足論矣。若中人以上，而身無一遇，如虛生何。」妖曰：「此又不可強也，試以吾輩言之，有步生蓮花者，有妝飛梅萼者，寵愛何其殷也，有蒸梨見逐者，有啖棗求去者，疏斥何其甚也，謂是其色弗若歟，非然也。夫婦女且爾；而況丈夫乎。故天苟遇我，則廟棟堂梁。天不我遇，則塗樗泥櫟。遇不遇，命也。君謂由人乎哉。不然，渭之釣叟，傅之築傭，苟非商周拔茅而物色，則一竿一版，朽爛濱巖之下，老死無聞矣。故曰遇又不可強也。」生勃然曰：「信如子言，甘與庸庸者伍，何以自別歟。」妖曰：「豈有異哉？杏園一宴，桃李春宮，雖與臣草莽，友蓬蒿者不若。及其南柯夢後，衰草荒榛，寒煙暮雨，同一邱耳。孰分梧檟之與槭棘乎。」生曰：「世之急功名者何限，而子獨以忤眾者願我，何也？」妖曰：「妾非願君，欲悟君耳。正以此輩為可鄙也，垂涎富貴者，不啻望梅之渴。妄想功名者，孰無夢松之思。攘攘營營，爭枝匝樹，雖忙逐槐塵而不惜，禍甘桃實而莫知，彼將謂可根深蒂固也。豈知桑榆之景易窮，草頭之露易涸；華茂未幾，枯槁隨至，方將宴笑堂中，而長夜之室，人已為我築矣。悲思此景，願將何屬乎？」生曰：「人孰無死也，必欲高潔以逃之，不幾於固耶？」妖曰：「死固難免，但當值此死耳。苟徒朝求井上之李，暮拔園中之葵，勞苦迎合，驅馳世途，憂憤迭興，驚疑靡一，遑遑然無俄頃之舒眉坦腹；人而至此，縱廟柏成龍，雷陽感竹，終無益也。而況未必得此者乎。若夫託赤松以遨遊，隱枯中以行樂，餐菊英，紉蘭佩，逍遙於塢之北溪之南，與木石通情，猿鶴同夢；雖片月浮雲，不足以喻其閒，飛花流水，莫能以狀其適，天地至樂，斯人久享歷焉，誠所謂時可當日。而日可當年者。亦將與恒人論歲月乎，以此評死。果孰值孰負耶？」生喜曰：「不期一話足開心胸，子殆非山家者流歟。何其典達也？」妖復低容促膝。曰：「草臺霸橋，舊畚日微，漢禁隋堤，風光非昔。行行種種，無非攀愁送恨之情。故特僑寓以避此耳。」生歎曰：「然。才

容兼妙，無怪乎不屑事人也。「妖又太息。曰：「張君一別，腰緊眉粗，眠臥舍情，春秋虛度。連理之樂，殆不可復望於今矣。」生曰：「然則有兄弟否？」妖曰：「紫荊伐後，萁豆相煎者多也。念木連枝者誰歟。」生曰：「既爾孤獨，曷求一友乎？」妖曰：「金蘭契絕，勢利成風，負荊人遙，青松落色。當今之世，而欲所求乎友，非實則擠矣。」生曰：「若然，則人可絕乎？吾恐不如是之甚也。」妖曰：「殆有甚焉。朝廷鮮勝任之良乾，郡縣乏敷惠之甘棠。趙家喬木，為庸材輩蠹蝕也數矣。顛仆之禍，行將切於本根，一木豈能支哉。」生曰：「子誠孰識世故者。然今茲之處，樂耶？憂耶？」妖曰：「方其淒風寒雨，杏褪桃殘，山路蕭條，愁雲□里，苔荒蘚敗，情蕩魂銷，不可謂無憂也。及其芳洲晴暖，一簇翠煙，畫舫玉驄，酒旗搖映。又或送夕陽，掛新月，暮蟬數咽，野鳥一鳴，萬縷春光，心怡意適，殆不知造物之有盡也。夫誰曰不樂乎？」生笑曰：「樂則樂矣。第少一知心也，奈何？」妖亦笑曰：「安排青眼，窺人多矣，無如郎君。是以不辭李下私嫌，竟赴桑間密約，且惓惓為君道也。」生挽其手，曰：「咀嚼卿言，不覺俗心頓破，但不能置此身耳。」妖曰：「是不難。即當潛名澗壑，俯結松蘿，寄跡雲霞，永聯絲木。襟披楊柳之風，步緩梧桐之月。山樵泉飲，快一塵於無驚。鶴伴鷗賓，洗星溜於不染。上縱莘野之孤犁，春田清靄。下續桐江之一線，秋水寒潭。拄杖穿花，一無留念。攜壺借草，百不關情。惟夢繞乎鬆杉，據弄牀頭之笛。且心飛於蘭桂，移彈石上之琴。誠可謂神仙中人，不特與竹林而較勝。風塵外物，直將與桃源而爭芳者也。何必喘慕紫薇之臺閣，肩挨黃棘之門牆，韁鎖情懷，桎梏手足，以自取辱哉！」生見其言詞流發，博洽多聞，意必仙種，感慕益切。復取舟中行褥，鋪鬆陰之下，欲求再會。交接間，極盡情事。起與生別，雞三唱矣，生因請其姓，妖答曰：

「不必牽衣問阿嬌，幽情久已屬長條。禹王山下無人處，幾度臨風夜舞腰。」

生溺於欲，竟不詳其意而散。

明日，彖欲發泊，生意逗延不進。夜果復來，生乃匿之舟中，欲與之任。妖怫然不許，曰：「妾奉蒲姿於君者，實欲與君開綠野之堂，結白蓮之社。採武安之藥，種邵平之瓜，冷淡巖雲湖水中也。願可自蹈危機，為人振落，剪拂甚哉，妾所不願也。」生情不能捨，哀哀懇乞。約以送至家尊，即當與俱此山。請之再四，乃從。

及抵秀年餘，希侃忽遭異疾，不可救療。會元淨法師過秀，令彖亟詣告之。師乃除地為壇，設觀音像，取楊柳灑水咒之。結跏趺坐，引妖問曰：「汝居何地而來至此？」妖答曰：「會稽之東，汴山之陽，是我之宅，古木蒼蒼。」師曰：「噫，兒蓋柳也。吾嘗聞是兒返性矣，不道其復為幻也。」妖乃灑然笑曰：「陶君有緣，兒將教以不死之術，非崇也。」師不能窘，為宣楞嚴秘密神咒，令痛自悔恨，毋為物邪所轉。於是號泣請去，復謂陶生曰：「久與子游，何忍遽捨，願觴為別。」即相對引滿，作詩泣曰：

「仲冬二七是良時，江上多緣與子期。今日臨歧一杯酒，共君千里還相思。」

遂去，不復見。生疾亦尋愈。方知其妖柳也。故所論議，皆花木之事。然鑿鑿造理者也。因悟其言，改名希靖，不求仕進，歸家享年壽云。

桂妖

仁和狄明善，之海鹽。舟至歐浦六七里，天色已暝，野無人居。遙見前村燈明，疾趨赴，則一酒肆也。明善逕入肆門，惟見一女甚美。問曰：「郎君為飲而來耶？」明善然之。女遂引明善至肆後小軒，匾曰：「天香毓秀」。女又問曰：「郎君何姓？」明善曰：「僕姓狄，名明善，杭之仁和人也。敢問芳卿尊姓？」女曰：「姓桂，名淑芳。嚴君早世，族屬凋零。故僑居於此，以貨酒為生耳。」遂設席與狄對酌，明善半醉，乃詠桂一律以挑之。詩曰：

「玉宇無塵風露涼，連雲老翠吐新黃。種分蟾窟根因異，名自燕山秀出常。

綴樹妝成金粟子，逼人清噴水沉香。今宵欲把高枝折，吩咐姮娥自主張。」

女聞而笑，曰：「君之詩，其御溝之紅葉乎？」乃相與就寢，極其纏綿。越明日辭去，女泣曰：「君此去難期，倘因事至此處，不吝一見，妾之願也。」明善亦欵欵而別。明年秋復往訪之，第見豐草喬林，杳無酒肆，惟一老桂，夾道而花耳。

白蓮花

中和中，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，屬邑有小莊，去官道□里。吳中水鄉，率多荷芰。忽一日，見一女郎，素衣紅臉，容質豔麗，閱其色，恍若神仙中人。自是與之相狎，以莊為幽會之所。蘇生惑之既甚，嘗以玉環贈之，結係慙慙。或一日，見檻前白蓮花開數殊異，俯而玩之，見花房中有物，細視，乃所贈玉環也。因折之，其妖遂絕。

菊異

和州之舍山別墅，四望寥廓，草木蕃盛，春花秋鳥，自度歲華，人亦罕到之者。洪熙間，有士人戴君恩者，適他所路迷，偶過其地，疊疊朱門，重重綺閣，煙雲縹緲，望之若畫圖然。君恩為驚訝，謂不當有此華屋也。佇立久之，忽見門內出二美人。一衣黃，一衣素，笑迎於君恩前。曰：「郎君才人也，請垂一顧，可乎？」君恩悅其人，從之。於是美人前導，君恩後隨。歷重門，登崇階，乃至中堂。敘禮延坐，羅以佳果，飲以醇醪，情意頗濃。而君恩時半酣，乃散步於中堂。見壁間桂黃白菊二幅，花蕊清麗，筆端秋色盈盈。君恩大悅，既顧謂美人曰：「壁間畫菊甚工，不可不贈以句。當各吟短律如何？」於是，黃衣美人先吟黃菊曰：「芳容燁燁殿秋光，嬌倚西風學道妝。一自義熙人采後，冷煙疏雨幾重陽。」君恩吟曰：「平生霜露最能禁，彭澤陶潛舊賞音。蝴蝶不知秋已暮，尚穿籬落戀殘金。」白衣美人吟白菊曰：「嫩寒籬落數株開，露粉吹香入酒杯。卻笑陶家狂老子，良花錯認白衣來。」君恩吟曰：「冷香庭院曉霜濃，粉蝶飛來不見蹤。寂寞有誰知晚節，秋風江上玉芙蓉。」三人吟畢，撫掌大笑，彼此俱忘情矣。是夕，二美人共薦枕席。

翌日，君恩辭歸，美人泣曰：「衾枕未溫，安忍棄去？」君恩曰：「固不忍捨，其如家人之屬目懸切何。去而復來，庶幾可也。」於是黃衣美人出金掩鬢，白衣美人出銀鳳釵二股以贈別，僉曰：「願郎睹物思人。」黃衣美人泣吟曰：「山自青青水自流，臨期話別不勝愁。含陽門外千條柳，難係檀郎欲去舟。」白衣美人亦泣吟曰：「為道郎君赴遠行，匆匆不盡別離情。眼前落葉紅如許，總是愁人淚染成。」君恩欵欵，不及成韻慰答。三人各含淚而別。君恩歸第，時切眷注。迨明年，復有故他往，道經別墅，君恩謂可再見美人。訪之則不知所在。君恩驚以為神，急取掩鬢鳳釵視之，皆菊之黃白瓣也。

芭蕉

潘昌簡，紹熙三年知鄂州蒲圻縣，攜婺士陳致明為館客。邑小無民事，潘每出書院，與陳款飲。庭前芭蕉甚盛，常捧杯屬客曰：「只令蕉小娘子佐尊。」如是一歲，陳遂有所感。一女子綠衣媚容，入與之狎，寢則同衾。涉歷許百日，憔悴龍鐘，了無人色。潘初不悟其然，以為抱病。招醫療拯，略不能成效。迨疾棘，問其所致，乃云：「蕉小娘子也。」潘即令芟除，已無及矣。

以下無情之物

火怪

進士楊禎，家於渭橋，以居處繁雜，頗妨肄業，乃詣昭應縣，長借石甕寺文殊院。居旬餘，有紅裳既夕而至，容色殊麗，姿華動人，禎常悅者，皆所不及。徐步於簾外，歌曰：「涼風暮起驪山空，長生殿鎖霜葉紅。朝來試入華清宮，分明憶得開元中。」禎曰：「歌者誰耶？何清苦若是。」紅裳又歌曰：「金殿不勝秋，月斜石樓冷。誰是相顧人，褰帷弔孤影。」禎拜迎於門。既即席，問禎之姓氏，禎具告。禎祖，父，母，叔，兄弟，中外親族，曾游石甕寺者，無不熟識。禎異之曰：「非鬼物乎？」對曰：「吾聞魂氣升於天，形魄歸於地，是無質矣，何鬼之有。」曰：「又非狐狸乎？」曰：「狐狸媚物，動為人禍，某世有功德於民，殆非其比。」禎曰：「可聞姓氏否？」對曰：「某媿人氏之苗裔也。始祖統丙丁，鎮南方，復以德王神農陶唐氏，後又王於西漢，因食采

於宋。遠祖無忌，以威猛暴戾，人不可親，遂為白澤氏所執。今樵童牧豎，得以知名。漢明帝時，佛法東流，摩騰、竺法蘭二羅漢奏請某□四代祖，令顯揚釋教，遂封為長明公。魏武季年，滅佛法，誅道士，而長明公幽死。魏文嗣位，佛法重興，復以長明世子襲之。至開元初，玄宗治驪山，起造華清宮，作朝元閣，立長生殿，以餘財因脩此寺。群像既立，遂設東幢。帝與妃子自湯殿宴罷，微行佛廟，禮陁伽境。妃子謂帝曰：『當于飛之秋，不當令東幢巋然無偶。』帝即命立西幢，遂封某為西明夫人，因設珊瑚帳，固予形貌，於是異生不復強暴矣。」禎曰：「歌舞絲竹，四者孰妙？」曰：「非不能也，蓋承先祖之明德，稟炎上之烈性，動即煨山嶽而燼原野，靜則燭幽暗而破昏蒙。然則撫朱弦，吹玉管，騎纖腰，矜皓齒，皆冶容之末事，是不為也。昨聞足下有幽隱之志，願一款顏，非敢自獻，而齊清月朗，喜覲良人，桑中之譏，亦不能恥。倘運與時會，少承周旋，必無累於盛德。」禎拜而納之。自是晨去暮還，唯霧晦不復至，常遇風雨，禎欲止之。答曰：「公違晨夕之養，就巖壑而居，得非求理靜業乎？奈何欲使採過之人，稱君違親而就偶，非但損公盛名，亦當速某之生命耳。」後半年，家僮歸告禎乳母。母乃潛伏佛榻以觀之，果自隙而出，入西幢，澄澄一燈耳。因撲滅之，後遂絕紅裳者。

石妖（凡二條）

武林有諸子結社讀書山中，牆側有搗衣石一片，潔白潤膩，人嘗坐之。暑月乘涼，則士子皆裸裎其上為常，如是幾歲。同舍中有張生者，失其名，為人頗蕩，一夕，忽見青衣女子來就之偶，綢繆累日，時或彷彿見之。生初秘而不言，後稍泄於同舍，同舍咸以為妖。夜伺其至，衣颯颯有聲。群擁入室共持抱之，取繩縛急，因用劍砍，欵然不見，所縛者張生衣角耳。明日，都無所跡，惟搗衣石之劍痕在焉。便共劬掘，其根入地已三四尺矣。擊碎，取火焚之，血出如濡。

又，先年武林有少年結伴看春，至按察司前，久立稠眾之中，其下偶停一空擔，擔中有一白石子，膩澤可愛，疑是壓秤物也。少年不覺摩娑入袖，夜歸，取納牀頭。忽見一碧衣女子，映月而至，就之求合，捫其體如冰，固叩無語，少年懼是鬼物，急取火視之，忽不見矣。明夕復至，拒之如初。眾咸謂此石為祟，乃移到他室，遂絕。後遇玉工出示，剖之，得白璧焉。質色非常，因獲厚贖。出《繪園》。

嘗見一書載：陽羨小吏吳龔，於溪中見五彩石，取納牀頭，至夜化成女子，則婦人為石，石為婦人，無不有矣。

以下器物之屬

泥孩

宋時臨安風俗，嬉游湖上者競買泥孩，鶯哥等物，回家分送鄰里，名曰湖上土宜。象院西一民家女，買得壓被孩兒歸，置於牀屏彩橋之上，玩弄愛惜不厭。一日午睡，忽聞有人歌詩云：「繡被長年勞輾轉，香幃還許暫相偎。」及覺，不見有人。是夜將半，復聞歌聲。時月影朦朧，見一少年，漸近帳前。女子驚起，少年進而撫之曰：「毋恐，我所居，去此不遠，慕子姿色，神魂到此，人無知者。」女亦愛其豐采，遂與合焉。因遺女金環。女密置箱篋中。明日啟視之，乃土造者。女大驚，忽見壓被孩兒左臂上金環不存，知此為怪，遂碎而投於江，其怪遂絕。出《夷堅續志》。

石獅

金華縣郭外三里間，陳秀才女，美容質，擇婿欲嫁，而為妖祟所惑，不復知人。其家頗富贍，不惜金幣，招迎師巫，以□數道士齋醮符法。凡可以禳治者，靡不至，經年弗痊。其鄰張生，亦士人也，夜聞女歌呼笑語，密往窺之，門外一石獅子，高而且大，乃躡其背而立。女忽怒，言曰：「元不干張秀才事，何為苦我？」張生愕然，知必此物為怪，將以明日告陳。而陳氏謂張有道術，清旦，邀致人視。張不言昨夕事，但誦乾元亨利貞，曰：「吾用聖人之經以臨邪孽，如將湯沃殘雪耳。」因語陳曰：「吾見君家石獸，形模孳惡，此妖所由興也。宜亟去之。」陳即呼匠鑿碎，輦而投諸水。女遂平安。

石砧杵

黎陽儒生姓紀名綱，字廷肅，少負大志，稍長嗜學，因葺舊廬為書舍。前則疏渠引泉，清流見底；後則高峰入雲，兩岸石壁。五色交輝，青林翠竹，四時具備。曉霧將歇，猿鳥和鳴；夕日欲頽，沉鱗競躍。紀生日讀書其間。一日，至夜分，覺微寒，披衣獨坐，忽有扣門聲。啟視之，乃見一美女笑謂綱曰：「妾鄰家女也，聞君高韻，乃爾唐突，意在請益耳。」綱見大悅，與之攜手而入，並肩而坐。女曰：「願獻一詩。」綱曰：「善。」女誦詩曰：

「霜冷秋高白帝城，閨中力盡恨難平。西風庭院叮嚀響，曉夜樓臺斷續聲。

搗碎鄉心愁欲結，驚回客枕夢難成。惟慮不入笙歌耳，窗惱玉關無限情。」

綱稱贊，將犯之。女始佯拒，已而從焉。女復吟曰：「君住竹棚口，妾家桃花津。來往不相識，青山應笑人。」綱因問女何裡何氏，女曰：「妾姓石，名占娘，家住午向，樹木為記，與君同里人。君若不棄，明當訪之。」乃聞雞唱，女遽起披衣，謂綱曰：「郎君珍重，明當重來，不待請矣。」綱執意留之，曰：「只此自匿，奚必去耶？」女怒曰：「家有父母，倘事敗露，罪將安歸？」綱不從，女力奔。綱以被裹而抱之，久之不動，及啟視，則一砧杵也。

牛骨等物

淮人劉還，以事繫泗州獄。有王翁者，亦坐詞牒至，周旋拔挈出獄，共詣酒家話別。忽有一人問翁姓名，即下拜。翁不識，其人曰：「家有一女，為魅所撓，祛之不動。昨忽云：只畏泗州王某耳。一路訪公行止，特此懇告，勿憚百里之遠，救女生全，當不靳千金之報。」翁曰：「我實無他伎倆，豈堪治怪？」其人請不已。翁曰：「向年自鳳陽還泗，乘一驢，復挈一空驢行，見一道人襍被而步，憊且喘，吾問之，答云：『乏錢。』吾以空驢借之。道人感荷，以一卷書授我。曰：『依此而行，可斷百怪，然勿受人酬謝世，受則不驗。』吾慢置書於笥，亦未省視。爾家怪所畏見者，其即此耶。」乃歸覓書，令其人先還，曰：「具甕一口，方磚一塊，血狗皮一張，熾炭以待，且宜戒言。」其人喜而去。

次日，翁乃齎符劍以往。入門，怪即言於室曰：「果請王法師來。吾當斂避。」方欲出而王翁已入，大叱曰：「死老魅何之？」怪躑躅謂女曰：「何處可逃？」女指甕曰：「此中可。」怪即躍入。翁以狗皮封之，而令主人以磚覆焉，外加重符，舉置熾炭上。初極口罵翁，甕熱，乃哀乞曰：「法師捨我，我有妻妹可憐。」翁問：「爾何妖？」答曰：「丑氏。」翁曰：「何物？」曰：「牛骨也。牛而曰丑者，諱之也。」促令供狀，乃曰：「供狀人牛天錫，字邦本，係多年牛骨，在城隍廟後苑。某年庚申日，某人踢傷腳趾，以血拭邦本身上，因而變幻形成，不合擾害某家小姐云云。妻紅磚兒，妹繡鞋兒，見在某處，得相見，死不復恨。」乃停火作法，召將搜捕，得兩女子於屋棟上，別以甕覆之，齊呼牛骨，相與敘泣。翁問二物：「何以作妖？何為與天錫連親？」答曰：「某等一是趙千戶家刺梅花下古磚，以庚申日，其小女採花傷手，滴血吾身，因而得氣。一是王郎中妻繡鞋，庚申日沾月水，棄於小院，亦得變化，與牛郎本假合妻妹，實非一體。法師能恕我三人，當遠跡市城，永不敢更近人世矣。」翁大笑，竟發火爇殺之。哀聲震甕，良久寂然。啟其封，一有牛骨長尺許，女鞋，古磚皆焦灼云。

庚申日是水生之日。天一生水，水生萬物。生生之數，在於庚申，沾人生氣，遂能為怪。

琴瑟琵琶

靜江有阮文雄者，家積饒裕，性恢廓，耽嗜山水。紹定己丑秋，莊舍當租課時，阮生乘機圖遊賞之樂，乃攜一二蒼頭，掉小航，沿水濱而輕棹。時則白蘋紅蓼，敗芰殘荷，晴嵐聳翠籠雲，遠樹含青掛日。聽鳴禽，觀躍鯉，凡景屬意會，罔不收賞。至七里灣，不覺已暝，四顧寂無人居。俄而，前有樓閣巋然，移舟近之。忽聞樓上啞然有聲，竊視，乃三美人倚欄顰笑。生一見不能定

情，遂於舟中朗聲吟曰：

「愁倚溪樓望，還因見月明。月明如有約，偏照別離情。」

美人樓上亦酬吟曰：

「細草春來綠，閒花雨後紅。思君不能見，惆悵畫樓東。」

生愈添悒悒，惜不能效馮虛之御風也。已而，美人以紅絨繩墜於舟中，生乃攀援而上。美人笑曰：「郎君將為樑上君子乎？」生笑曰：「逾牆已成，折齒唯命。」遂諧衾枕歡笑。週而復始，情覺倍濃。一美人曰：「今日之樂，可無詩乎？」僉謂諾諾。美人乃先吟曰：

「嶧陽自古重南金，製作陰陽用意深。靈籟一天孤鶴唳，寒濤千頃老龍吟。

奏揚淳厚義農俗，蕩滌邪淫鄭衛音。慨想子期歸去後，無人能識伯牙心。」

一美人吟曰：

「雲和一曲古今留，五□弦中逸思稠。流水清冷湘浦晚，悲風蕭瑟洞庭秋。

驚聞瑞鶴沖霄舞，靜聽嘉魚出澗游。曾記湘靈佳句在，數峰江上步高秋。」

末後一美人吟曰：

「龍首雲頭巧制成，螳螂為樣抱輕清。玉纖忽綴一聲響，銀漢驚傳萬籟鳴。

似訴昭君來虜塞，如言都尉憶神京。征人歸思羶聞處，暗恨幽愁鬱鬱生。」

未幾天曉，美人急扶生起，曰：「郎君速行。毋令外人覺也。」生倉皇歸舟，命僕整頓裝束，思為久留計。忽回首一望，樓閣美人，杳無存矣。生大驚異。乃即其處訪之，但見一古塚巖然，傍有穴隙，為狐兔門戶，見內有琴瑟琵琶。取歸而貨之，得重價。

琴精（凡二條）

鄧州人金生，名鶴雲。美風調，樂琴書，為時輩所稱許。宋嘉熙間，薄游秀州，館一富家。其臥室貼近招提寺，夜聞隔牆有歌聲。乍遠乍近，或高或低。初雖疑之，自後無夜不聞，遂不為意。

一夕，月明風細，人靜更深，不覺歌聲起自窗外。窺之，則一女子約年□七八，風鬟露髻，綽約多姿。料是主家妾媵，夜出私奔。不敢啟戶，側耳聽其歌曰：「音音音，你真負心，你真負心，孤負我到如今。記得當時，低低唱，淺淺斟，一曲值千金。如今寂寞古牆陰，秋風荒草白雲深，斷橋流水何處尋。淒淒切切，冷冷清清，教奴怎禁。」

女子歌竟，敲戶言曰：「聞君偶儻，故冒禁相親。今閉戶不納，欲效魯男子行耶。」鶴雲聞言，不能自抑。遂啟戶，女子擁至榻前矣。鶴雲曰：「如此良會，奈燭滅，竟不能為一款曲，如何？」女子曰：「期在歲月，何必今宵。況醉翁之意，不在酒乎。」乃解衣共寢，曲盡纏綿之樂。將曉，女子攬衣而起，鶴雲囑之再至。女子曰：「弗多言，管不教郎獨宿。」遂悄然而去。

次夜，鶴雲具酒肴以待，女子果來。相與並坐，酣暢，女子乃歌昨夕之詞。鶴雲曰：「對新人，不宜歌舊曲，逢樂地，詎可道憂情。」因廢前韻而歌之，曰：「音音音，知有心，知伊有心，勾引我到如今。最堪斯夕，燈前耦，花下斟，一笑勝千金。俄然雲雨弄春陰，玉山齊倒絳帷深，須知此樂更何尋；來經月白，去會風清，興益難禁。」

女子聞歌，起而謝曰：「君之斯詠，可謂轉舊為新，翻憂就樂也。」自是無夕不會。荏苒半載，罕有知者。

忽一夕，女子至而泣下。鶴雲怪問。始則隱忍，既則大慟。鶴雲慰之良久，乃收淚言曰：「妾本曹刺史之女，幸得仙術，優游洞天。但凡事未除，遭此降謫。感君夙契，久奉歡娛，詎料數盡今宵。君前程遠大。金陵之會，夾山之從，殆有日耳。幸惟善保始終。」鶴雲亦不勝悽愴。至四鼓，贈女子以金，別去。未幾，大雨翻盆，霹靂一聲，窗外古牆悉震傾矣。鶴雲神魂飄蕩，明日遂不復留此。

二年後，富家築牆，於基下掘一石匣。獲琴與金，竟莫曉其故。時聞鶴雲宰金陵，念其好琴，使人攜獻。鶴雲見琴，光采奪目，知非凡材，欣然愛之，置於石牀。遠而望之，則前女子；就而撫之，則依然琴也。方悟女子為琴精，且驚且喜。適有峽州之游，鶴雲得重疾。臨死，乃命家人以琴送葬。琴精之言，胥驗之矣。

又，劉過，字改之，襄陽人。雖為書生，而貲產贍足。得一妾，愛之甚。淳熙甲午，預秋薦，將赴省試。臨期眷戀不忍行，在道賦《水仙子》一詞，每夜飲旅舍，輒令隨直小僕歌之。其詞曰：

「別酒醺醺容易醉，回過頭來三□里。馬兒不住去如飛，行一會，牽一會，斷送殺人山共水。是則功名真可喜，不道恩情拋得未。梅村雪店酒旗斜，住底是，去底是，煩惱我來煩惱你。」

到建昌，游麻姑山。薄暮獨酌，屢歌此詞，思想之極至於墮淚。二更後，一美女忽來前，執拍板曰：「願唱一曲勸酒。」即歌曰：

「別酒方斟心已醉，忍聽陽關辭故里。揚鞭勒馬奔皇都，時也會，運也會，穩跳龍門三級水。

天意令吾先送喜，耳畔佳音君醒未？蔡邕博識響桐聲，君背負，只此是，酒滿金杯來勸你。」

蓋賡和元韻。劉以龍門之句喜甚。即令再誦，書之於紙。與歡接，但不曉蔡邕背負之意。因留伴寢，始問為何人，曰：「我本麻姑上仙之妹。緣度王方平蔡經不切，謫居此山。久不得回玉京。恰聞君新製雅麗，勉趁韻自媒，從此願備後乘。」劉猶以辭卻之，然素深於情，長途遠客，不能自制，遂與之偕東。而令乘小輦，相望於百步間。迨入都城，僦委巷密室同處。

果擢第，調金門教授以歸。過臨江，因游閩阜山。道士熊若水脩謁，謂之曰：「欲有所言，得乎？」劉曰：「何不可者？」熊曰：「吾善符籙，竊疑隨車娘子恐非人也，不審於何地得之？」劉具以告，曰：「是矣，是矣，俟茲夕與並枕時，吾於門外作法行持。教授緊抱回舍人，切勿令竄逸。」劉如所戒。喚僕乘燭排闥入，見擁一琴，頓悟昔日蔡邕之語。堅縛置於傍。及旦，親自挈持，眠食不捨。及經麻姑，訪諸道流，乃云：頃趙知軍攜古琴過此，寶惜甚至。因搏撫之際，誤觸墮砌下石上，損破不可治，乃埋之官廳西偏，斯其物也。遽發瘞視之，匣空矣。劉舉琴置匣，命道眾焚香誦經咒，泣而焚之。

《齊諧記》載：王彥伯嘗至吳郵亭，維舟理琴。見一女子披帷而進，取琴調之，聲甚哀。彥伯問何曲，答曰：「此曲所謂《楚光明》也。惟嵇叔夜能為此聲，自此以外傳者數□而已。」彥伯請受之。女曰：「此非豔俗所宜，惟巖棲谷隱，可自娛耳。」鼓琴且歌，歌畢，止於東榻，遲明辭去。疑彥伯所遇，亦琴精也。

箸斛概

嘉定月浦鎮人蘇還，妻張氏，頗有姿容。一日乘船送其女甥之嫁，舟泊某港柳樹下，一男子蓬首黑面，顧張而笑。問之旁人，不見也。及歸，則見向男子至曰：「吾與汝當為夫婦。」時婦有孕不就，既產乃來，遂與交接。婦昏暝如寐，有頃而蘇。自是無夕不至。夫登榻，則為束縛於地。其所衣不過一棍，而時時投之，僅掩其陰，殆類市井乞丐。白晝逕出入其家，家人畏而不敢犯。夫甚愛其妻，百方祈禱，屢延術士鎮治之，數年弗效。後一羽士召將王靈官至附箕，直入井中。撈得紅漆箸一雙，及斛概一事，碎之，灰以飲婦，遂愈。蓋二物為祟也。

苕帚精

洪武間，本覺寺有一少年僧，名湛然，房頗僻寂。一夕方暑，獨坐庭中，見一美女，瘦腰長裙，行步便捷，丰姿綽約，而妝不多飾。僧欲進問，忽不見矣。明夜登廁，又過其前，湛然急走就之，則又隱矣。自是惶惑殊深，淫情交引，苦思不置。越兩日，又徐步於側，僧急牽其衣，女復佯為慚怯之態，再三懇之，方與入室。及敘坐，漸相調謔，竟成雲雨。問其居址姓字，女曰：「妾乃寺鄰之家，父母鐘愛，嫁妾之晚，今有私於人，故數數潛出，不料經此又移情於汝。然當緘其事，則交可久。不然，彼此玷矣。」僧喜，唯唯從命。於是日去暮來，無夕不會。

僧體枯瘦，氣息愀然，漸無生氣，雖救治，百端罔效。一老僧謂曰：「察汝病脈，癆瘵兼攻，陰邪甚盛，必有所致，苟不明言，事無濟矣。」湛然駭懼，勉述往事。眾曰：「是矣。然此祟不除，則汝恙不瘳。今若復來，汝伺其往而蹤跡之，則治術可施也。」是夕女至，僧仍與合，將行欲起隨送，女固止之。翌日告眾。眾曰：「明夜彼來，當待之如常，密以一物置其身，吾輩避於房外，俟臨別時擊門為約，吾輩協力追尾，必得所至，則祟可破矣。」湛然一一領記。

後二夕，湛然覺神思恍惚，方倚牀獨臥，女果推門復入。僧與私褻，益加款曲。雞鳴時，女辭去，僧潛以一絨花插女鬢上，又戲擊其門者三。眾僧聞擊聲，俱起追察，但見一女，冉冉而去。眾乃鳴鈴誦咒，執錫持兵，相與趕逐，直至方丈後一小屋中，乃滅。此室傳言三代祖定化之處，一年一開奉祭，餘時封閉而已。眾僧知女隱跡，即踴躍破窗而入，一無所見，但西北佛廚後爍爍微光。急往燭之，則豎一敝帚耳。竹質潤滑，枝束鮮瑩，蓋已數十年外物也。眾方疑惑，而絨花在柄，因共信之。乃持至堂前，抽折一筥，則水滴地。眾僧駭異，明燈細視，筥中非水，實精也。湛然見之，悔懼不已。

以下無名怪

生王二

生王二，隴州人。其居在黑松林跑谷，世以畋獵射生為業，用是得名。因與眾逐鹿，至深崖，迷失道。正彷徨次，遇女子度水來。年少貌美，而身無衣襖，視王而笑。王平生山行野宿，習見怪物。雖知為非人，殊無俱色。咄之曰：「汝鬼耶？怪耶？」女又笑而不答。良久，乃問王曰：「爾何人？」王始稍敬異，揖而言：「本山下獵徒，今日逐鹿失蹤，致墮茲處。生死之分，只在頃刻，願娘子哀之。」女曰：「隨我來，當示爾歸路。」遂從以行。登絕高幽巖之峰，涉迴環過膝之水，途逕犖確，足力不能給。女不穿履，步武如飛。到一洞，有大石室，境趣邃寂，如幽人居。不聞煙火氣，寢室尤潔雅。王顧旁無他人，戲言挑之，欣然相就。夜則共榻，晝則採果實以啖之。居月餘，王念母之供養，以情泣告女曰：「我欲暫歸，徐當復相尋。」女許諾，送出官道乃別。王感其意愛，他日再訪焉。試與之語，邀同歸。略不嫌拒，攜手低家。王妻趙氏，已有三男女矣。此女又生兩子。與趙共處甚雍睦，逢外客至，必驚訝斂避。或獨步入山，經月不返，終不火食，王亦任其去留。後二三年猶存。

王上舍

建康王上舍，以政和六年元夕，與友同出府治觀燈。三友登山棚玩優戲，王獨在棚下，不肯前，邀之弗聽，蓋意有所屬。見一姬緩步，一女僕隨之，衣不華，妝不豔，而淡靜可喜。顧王微笑，整冠飾，若欲偷避。王逼而窺之，始撤幕首巾，回面而笑。王將與之語，為友所牽，莫能遂。於是偕入委巷，行人絕稀，姬復在焉，而友無所睹。王託如廁，抽身相躡，情思飛揚，因就與姬語。姬曰：「我知君雅意，但從寡居一第，無男無女，只小妾同居，蕭索之情，不言可知。君果有心，冀願垂顧。」王曰：「吾方寸已亂，何暇遷延。」攜手將與綢繆，四顧巷陌，燈燭車馬，略無可駐之地。念市橋下瑩石處。差可偷期，乃野合而別。道其所居某坊。明日往詣，姬出迎，獎其有信，留止通宵，買酒款適。王暫歸學宮，無日不往。倘有故失期，則飲膳俱廢。浸以臞瘠。向之三友，因詰其曩游，具以告。友曰：「此為妖異，不言而知。勿復沉迷，以存性命可矣。」王如醉而醒，強自抑遏。姬忽夜造其所，責之曰：「我不幸失身於子，奈何中道相棄？」王他詞謝姬，留歡如初。王覺氣體不支，思與之絕，乃從友寄寢，又夢其來。竟病風癱而卒。

孤山女妖

萬曆壬寅，明州聞莊簡公之孫某，弱冠，美風調，攜其姪才五歲，同詣杭州。路遇姚江秀才呂生，傾蓋相契，遂同寓西湖孤山寺傍一古館中。前即張氏梅花嶼及水仙祠，有短垣隔之，宋人詩：「一盞寒泉薦秋菊」處也。時值秋夜，暖月朦朧，鄰鐘響斷。兩生頗工吟詠，徘徊於庭，忽聞垣西有婦人笑語聲，俄而履跡漸近，靈香襲衣。啟扉視之，遙見二女郎自樹影中來。一著冠，年稍長。其二則絳肉髻，垂鬟如鴉，皆麗色也。褰帷而入，直抵寢所，就牀坐，與聞、呂溫涼，各擇其偶，願諧伉儷。著冠者笑曰：「汝兩人已作鴛鴦配對，而我獨無。」因指聞生之姪謂曰：「終不然留此黃口兒為我伴乎？我安用此，當往尋水月上人矣。」言訖，即先辭去。二女郎相顧笑曰：「阿姊意不美滿而去，我輩且為樂也。」兩生驚喜，陳設薄具，談笑歡娛，滅燭解衣，雙棲婉戀。四更後別去。問其居址姓氏，不答，但執手依依曰：「非久相期，慎勿泄於人也。」下階數步，如霧濛花，行於殘月中無影，心竊怪之。

既去，歎爾而滅。陰雲四垂，西風颯至，月色既隱，景物慘人。不覺窗戶軋然，兩生股栗，方異其鬼妖也。然亦頗愜於心，精授魂與，宛轉不寐。明日起視，但見樹深雲亂，水流花開，杳無行跡。邂逅水月上人，自靈芝寺掠湖而至。因言夜來夢見一麗人求偶，某不肯從，絕與兩生所見年長者無異，語及大怪，共為歎歎。旬月之內，三人相繼病卒。水月者，故楚中少年僧也，豫知亡期，囑備後事。中秋夜，忽謂其同衣曰：「前生冤業至矣。」辭別親友，自題神主而逝。

曹世榮

揚州府學生曹世榮，嘉靖元年出行，得一紙裹於途。啟之，有白金五錢。紙內書云：「不矜細行，終累大德。」又云：「捨得有禍。」世榮懷歸，以巾巾裏置衣架上。抵暮，張燭坐，見一美人之室，笑呼：「曹君，可還我銀。」世榮云：「無之。」美人乃固求，世榮指示之。美人解巾微笑，一顧而去，曰：「書生，真是貪財。」翼夕復至，云：「與君有緣，猥相得從。」遂留宿，好合倍常。其妻在榻，懵騰不知覺，黎明告去。荏苒三旬，至晝相對，了不懼人。父母知而戒之，不能卻，乃告其妻父應佐。

佐，太學生，有學行，責之曰：「子心邪，所以召邪。」作辨怪文懸於榻。是夕，美人讀之，有慚色，曰：「此應公譏我耳。吾碎之。」亦不敢舉手。良久云：「此書譏我，我不可留。」即去。明以告佐，佐命移貼房門，而美人不至。他日出郊，遇諸途，問：「娘子何久不相顧。」美人曰：「應公言大有理。我所畏見。」又曰：「某日來與子別，毋相忘。」至日，其父延佐同酌，命世榮立侍其旁。良久，世榮因視階下而笑，佐叱之曰：「故態作耶。」有頃，舉扇障面，與階下切切私語不休。佐奪其扇焚之。世榮稱小解，下階。佐俟之，久不至，起挽之，問何為，曰：「美人適來告別，云因緣遽斷，亦是天分，此行永不復見郎君矣。所惜者，水裡來，火裡去耳。」由此遂絕。世榮求詩文以謝婦翁。而水火之說，則不可曉云。世榮今尚無恙。

戴晉

臨川郡南城縣令戴晉，初買宅於館娃坊。暇日，與弟閒坐廳，忽聞婦人聚笑聲，或近或遠，晉頗異之。笑聲漸近，忽見婦人數人，散在廳前，須臾不見。如此累日，晉不知所為。廳階前枯梨樹，大合抱，意其為祟，因伐之。有石露如塊，掘之轉闊，勢如錐形，乃火上沃醢，鑿深五六尺，不透。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，有頃，共牽晉入坑，投於石上。一家驚懼之際，婦人復還，大笑，晉亦隨出。晉纔出又失其弟，家人慟哭，晉獨不哭，曰：「他亦甚快活，何用哭也。」晉至死，不肯言其情狀。

龐女

龐寅孫待制，一女有容色，適毗陵胡道脩，甚雍睦。數年後，道脩每夜即有一婦人來同寢。龐或聞其語言，數詰之，道脩笑而不答。一夜胡先就枕，龐牽幔欲入，其人自帳中出，姿容妍麗，龐自顧己不若，然爾不懼。胡曰：「子見否，不必怒，我與爾同往訪之。」龐恍惚與胡同至一處，如王侯第，簾幕華煥，廊廡間懸琉璃燈，光彩奪目。胡與龐方攜手而行，至一堂，有一人自屏後來，乃向帳中所出之人也。胡捨龐走從之，相挽而去。已而對飲堂上。龐憤之，亟欲走歸，顧門宇悉關鎖，倉皇至一處，見有斷垣，乃大呼，逾之而出。明日，胡曰：「昨宵爾胡不少留，乃怒而遁？」自是無可奈何。

時寅孫任發運使，乃具舟楫迎其女並媿至真州就醫。召一道士，能使物治病。俾令伺胡咳聲，即以釘釘其板。如其言釘之，胡

大叫曰：「是甚道理？」亟來奪之。龐懼為所得，擲板於河中。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，見之，即以手招之，其板遂流至船邊。館客取之，拔去釘，胡大笑。道士悵愧而去。卒不可療，乃復歸毗陵，不復為怪也。

一日，胡謂龐曰：「來日有人攜一女子來售，汝可為我得之，慎勿靳值。」明日，果有人攜老嫗、一村女來，醜陋可駭。胡見之喜曰：「是矣。」乃以數金得之。胡自是嬖惑此婢，甚歡。蓋怪附婢體而胡見之，乃向之人耳。龐竟離歸。胡與婢生男女數人，亦無他怪。待制之猶子溫孺言之。後問之胡氏，信然。

鄭彥榮婢

鄭彥榮買得一婢，年五六，容色不舒，常頹然，鄭詰之，不對，但低頭而已。忽爾火光滿屋，磚瓦亂擲，牀榻俱震。鄭甚懼，猶未疑其婢。自後或食饌穢污，或財帛潛失，日見鼠人立，夜有物歌吟。召行道法者，書符厭劾，終不能勝。婢自云：「但可驅使，無有他事。」即日平靜。問其所從，曰：「常有一男子夜來同處，性頗剛戾，如別有顧，即見嗔怒。」鄭遂不敢留，乃賤售云。見唐陸勳《志怪錄》。

郭長生

元嘉中，太山巢氏先為湘縣令，居晉陵。家婢採薪，忽有一人追之，如相問訊，遂共通情。隨婢還家，仍住不復去。巢恐為禍，夜輒出婢，聞與婢謳歌言語，大小悉聞，不使人見，見者唯婢而已。恒得錢物酒食，日以充足。每與飲，吹笛而歌，歌云：「閒夜寂已清，長笛亮且鳴。若欲知我者，姓郭字長生。」

出《幽明錄》。

孟氏

維揚孟貞者，大商也，多在外貿易財寶。其妻孟氏，先壽春之妓人也。美容質，能歌舞，薄知書，稍有詞藻。春日獨游家園，四望而吟曰：「可惜春時節，依前獨自游。無端兩行淚，長只对花流。」吟罷，泣下數行。忽有少年，容貌甚美，逾垣而入，笑曰：「何吟之苦耶？」孟氏大驚曰：「君誰家子？何得遂至於此。而復輕言也？」少年曰：「吾性落拓不拘，惟愛高飲大醉。適聞吟詠，不覺喜動於心，所以逾垣而至。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，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。」孟氏曰：「欲吟詩耶？」少年曰：「浮生如寄，少年時猶繁花正妍，黃葉又繼，枉惹人間之恨，愁緒千端，何如且偷頃刻之歡也。」孟氏曰：「妾有良人，去家數載，所恨當茲麗景，遠在他鄉，豈惟惋歎芳菲，固是傷嗟契闊，所以自吟拙句，略敘幽懷耳。不虞君之涉吾地，而見侮如此，宜速去，勿自取辱。」少年曰：「我向聞雅詠，今見麗容，苟蒙見納，雖死且不惜，況責言何害乎？」孟氏命箋續賦詩曰：

「誰家少年兒，心中暗自欺。不道終不可，可即恐郎知。」

少年得詩，喜不自勝，乃答之曰：

「神女配張碩，文君遇長卿，逢時兩相得，聊足慰多情。」

自是孟遂私之，挈歸己舍。少年既妖豔，又善玄素，綢繆好會，樂可知也。逾年夫歸，孟氏憂懼且泣。少年曰：「勿恐，吾固知其不久也。」言訖，騰身而去，闔無所見，不知其何怪也。

常熟女

常熟一中之女，已有家，適歸寧父母，步行衢中，既而復歸夫家。道遇一綠衣少年，尾之行甚久，稍漸近，窺其女，因肆目挑。女微睨之，亦心動。既而轉比密，遂呼女相期為私。女諾之。少年言：「汝入門勿見舅姑與夫，可託暴疾遽入房，吾當隨以入。」女又諾之，既入門，聲言疾痛，逕趨內寢，少年已躡踵而入矣。隨閉戶，裸衣而交。交既，少年即去不見，女亦不省何從而出也。乃起妝束出房，猶誑瞞之，而外已窺其所為矣。扣之，始諱，既而少年屢到，女不能拒，亦不能復諱。家人審知為妖，無以卻之。試令需索貨物，無不應手而得。如此往還數歲，蹤跡漸稀，女竟無他，今猶安好，年四十五矣。時弘治末所聞，見祝子《語怪錄》。

情史氏曰：妖字從女從夭，故女之少好者，謂之妖嬈。禽獸草木五行百物之怪，往往託少女以魅人。其託於男子者，一之耳。嗚呼！禽獸草木五行百物之妖，一託於人形，而人不能辨之。人不待託妖又將如何哉？武為媚狐，趙為禍水，郗為毒蟒，人之反常，又何嘗不化而為禽獸草木五行百物怪也。